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之二

殺陽維
泉

金世成

金世成長山人，素不檢忽，出家作頭陀，類顛，嚼不潔，以為美。犬羊遺穢於前，輒伏啜之。自號為佛，愚民頌異，其所為執弟子禮者以萬計。金訶使食，笑無敢違者。創殿閣，所費不貲。人或樂輸之，邑令南公惡其恠，執而笞之，使修聖廟。門人競相告曰：佛遭難，爭募救之。宮殿旬月而成，其金錢之集尤捷於酷吏之追呼也。

異史氏曰：予聞金道人皆就其名而呼之，謂為金世

成佛品至嚼鐵柱笑管之不足辱罰之道有濟南金公
康法何良也然學宮地而煩妖道亦士大夫之差矣

董生

董生字遐思青州之西鄙人冬月薄暮展被於榻而熾炭
焉方將篝燈適友人招飲遂扃戶去至友人所坐有醫人
善太素脉徧診諸客求願王生九思及董曰余閱人多矣
脉之無如兩君者貴脉而有賤兆壽脉而有促徵此非鄙
人所敢知也然而董君實甚共驚問之曰某至此亦窮
於術未敢臆決願兩君自慎之二人初聞甚駭既以稊獲
語置不為意半夜董歸見齋門虛掩大疑燭中自憶况

去時忙促，故忘扁鍵，入室未遑，爇火先以手入，余中探其
溫否，線一探入，賦有卧人，大驚，欲手急火之，竟為蛛麗，詔
顏稚齒，神仙不殊，狂喜戲探下体，則毛尾慘然，大惧，欲遁，
女已醒，出手捉生臂，問君何往，董益惧，戰栗哀求，願乞憐
恕，女笑曰：何所見而畏我？董曰：我不畏首而畏尾，女又笑
曰：君誤矣，尾於何有？引董手強使摸探，則解肉如脂，尻骨
童已笑曰：何如？醉態矍矍，不知伊何遂，詎妄若此？董固喜
其麗，至此益惑，反自咎通人之錯，然疑其所來，無因，女曰：
君不憶東隣之黃髮女子乎？屈指移居者已十年矣，爾時我
未笄，君畫碧也。董恍然曰：卿周氏之阿瑣耶？女曰：是矣。董

曰。卿言之。我彷彿憶之。十年不見。遂苗條如此。然何能來。
女曰。妻適痴。卽四五年。翁姑相繼逝。又不幸為文君刺妻。
一身。孰無所依。憶孩時相識者。惟君。故來相見。就入門。已
暮。遣飲者。始至。遂潛隱。以待君歸。待之既久。足冰肌栗。故
借被以自溫耳。幸勿見疑。董喜。解衣共覆。意殊自得。月餘。
漸羸瘦。家人怪問。報言不自知。久之。面目益支離。乃惧。復
造善脈者。診之。警曰。此妖脈也。前日之祝徽驗矣。疾不可
為也。董大哭不去。警不得已。為之針手灸臍。而贈以藥。囑
曰。如有所遇。力絕之。董亦自危。既歸。女笑要之。怫然曰。勿
復相糾纏。我行且死。夫不顧。女大慙。亦怒曰。汝尚欲生也。

聊至夜董服藥獨寢甫交曉夢與女交醒已遺矣益恐移寢於內妻子夾守之夢如故窺女子已失所在積數日董吐血斗餘而死王九思在齋中見一女子來悅其美而私之詰所自曰妻適思之隣也渠舊與妻善不意為狐惑而死此日妖氣可畏讀書人宜慎相防王益佩之速相懺得居數日遂因病瘖忽夢董曰與君好者狐也殺我矣又欲殺我友我已訴之冥府洩此幽憤七日之夜當炷香室外勿忘却醒而異之謂女曰我病甚恐委溝壑或勸勿室也女曰命當壽室亦生不壽勿室亦死也坐與調笑王心不能自持又亂之已而悔之而不能絕及暮插香戶上女來

接柔之夜又夢董來讓其違囑。次夜暗囑家人俟寢後潛
炷香室外。女在榻上忽驚曰：又蓋香也。王言不知。女急起
得香，又折滅之，入曰：誰教君為此者？王曰：或室人憂病，聽
巫家鑿稜耳。女傍徨不樂，家人潛窺香痕，又炷之。女忽嘆
曰：君福澤良厚，我悞害過，忍而奔子，誠我之過。我將與彼
就質於冥曹。君如不忘夙好，勿壞我皮囊也。遂巡下榻，仆
地而死。燭之，狐也。猶恐其活，遽呼家人剝其革而懸焉。王
病甚，見狐來曰：我所請法曹，法曹謂董君見色而動，死當
其罪。但答我不當惑人。造金丹去，復令還生。皮囊何在？曰
家人不知，已脫之矣。狐慄然曰：余殺人多矣，今死已晚，然

忍哉君子，恨恨而去。王病而幾危，半年乃瘥。

龍石

新城王欽文太翁家，有園人王姓，初入勞山學道，久之不火食，惟啖松子及白石，徧體生毛，既數年，念母老歸里，漸復火食，猶啖石如故，向日視之，即知石之甘苦酸鹹，如啖芋然。母死復入山，今又十七八年矣。

猪婆龍

猪婆龍產於江西，形似龍而短，能橫飛，常出沿江岸，撲食鷺鴨，或獵得之，則貨其肉於陳柯。此二姓皆友諒之裔，世食婆龍肉，他族不敢食也。一客自江右來，得一頭繫舟中。

沉。一日泊舟錢塘，縛梢懈忽躍入江，俄頃波濤大作，估舟傾

某公

陝右某公，卒，及進士，能記前身，嘗言前生為士人，中年而死，後見冥王判事，召鑑油鏡，一如世傳，殿東隅設教，梁上搭猪羊犬馬諸皮簿，吏呼名，或罰作馬，或罰作猪，皆裸之於架上，取皮被之，俄至，公問冥王曰：「是宜作羊，見取一白羊皮來，捺覆公體，吏白：『是曾極一人死。』王檢籍覆視，示曰：『免之，惡雖多，此善可贖。』鬼又褫其毛筆，已粘體，不可復動，兩鬼捉臂按胃，力脫之，痛苦不可名狀，皮片斷裂，不

得盡淨。既脫。近看。猴猶粘羊皮。大如掌。公既生。背上有羊毛叢生。剪去復出。

廟鬼

新城諸生王啟。後者方伯中。字公象。坤曾孫。見一美人入室。貌肥黑。不揚笑。近坐榻。意甚褻。王拒之不去。由此坐卧輒見之。而意堅定。終不搖。婦怒。批其頰有痕。而亦甚痛。嬾以帶懸梁上。猝與並縊。王不覺自投梁下。引頸作縊狀。人見其足離地。挺然立當中。即亦不能死。自是病顛。忽曰。彼將與我投河矣。望河狂奔。曳之乃止。如此百端。日常數作。術業罔効。一日忽見有武士鎗鎖而入。怒叱曰。朴誠者汝

何敢擾。即繫頰項自櫺中出。繞至窗外。頰不復人形。目電
烟口血赤如盃。憶城隍廟中有泥鬼四。絕類其一焉。於是
病若失。

○○○陸判

陵陽朱爾旦。字小明。性豪放。然素鈍。學雖篤。尚未知名。一
日文社衆飲。或戲之云。君有豪名。能深夜負十王殿。左廟
下判官來。衆當醪作筵。蓋陵陽有十王殿。神鬼皆不離於
飾如生。東廡有五判。綠面赤鬚。貌尤悍惡。或夜聞兩廊下
拷訊。殺入者毛皆森豎。故衆以此難朱。一咲起。遂去。居無
何。門外大呼曰。我請髻宗師至矣。衆起。俄負判入。置几上。

奉觴酌之三。衆睹之。瑟縮不安於坐。仍請負去。朱又把酒澆地。祝曰。門生狂妄不文。大宗師諒不為怪。荒舍匪運。合乘興來覓飲。幸勿為吟哇。乃負之去。次日衆果招飲。抵暮半醉而歸。與未開挑燈獨酌。忽有人牽簾入。視之。則判官也。起曰。噫。吾殆將死矣。前夕冒囂。今來加斧鑕耶。判啟濃鬢微笑曰。非也。昨蒙高義相訂。夜偶暇。放踐達人之約。朱大悅。牽衣促坐。自起滌器。藝欠判曰。天道溫和。可以冷飲。朱如命置瓶菜上。奔告家人。治肴果。妻聞大駭。戒勿出。朱不聽。王侯治具以出。易殘友酌。始詢姓氏。曰。我陸姓。無名。字典談典。應答如响。問知制菘否。曰。姪姪亦頗辨之。陰司

誦讀與陽世亦畧同。陸豪飲一舉十觥。朱困竟日飲。遂不
覺玉山傾頽。伏几醒。醒比醒則殘燭昏黃。鬼客已去。自是
三兩日。輒一來。情益洽。持杯足卧。朱獻窗稿。陸輒紅勒之。
都言不佳。一夜未醉先寢。陸猶自酌。忽醉夢中。腸腹微痛。
醒而視之。則陸危坐床前。破腔出腸胃。條匕整理。愕曰。夙
無仇怨。何以見投。陸笑云。勿悞。我與君易。慧心耳。從容納
腸。已復合之。末以羹足布束生脰。作用畢。視榻上亦無血
跡。腹間覺少麻木。見陸置肉塊几上。問之。此心也。作文不
快。知君之毛。竅塞耳。適在冥間。於千萬心中。揀得佳者一
枚。為君易之。留此以補缺數。乃起。掩扉去。天明解視。則創

已合有。紙而赤者存焉。自是文思大進。過眼不忘。數日又
出示陸。曰。可矣。但君福薄。不能大顯貴。鄉科而已。問何
時。曰。今歲必魁。未幾科試冠軍。秋闈果中魁元。同社中諸
生素揶揄之。及見闈墨。相視而驚。細詢始知其異。共求朱
先容。願納交陸。諾之。衆大設以待之。更初陸至。赤髻生
動。目爛。如電。衆茫乎無色。齒欲相擊。漸引去。朱乃携陸
歸飲。既醉。朱曰。滿腹代胃。受賜已多。尚有一事相煩。不知
可否。陸便請命。朱曰。山荆子結髮人。下體頗亦不惡。但頭
面不甚佳。欲煩君及斧。如何。陸笑曰。諾。容徐以圖之。過數
日。半夜來叩門。朱急起。延入。燭之。見襟裏一物。詰之。曰。君

羞所屬。向艱物色。適得夫人首。敬報君命。朱攬視。頸血猶
濕。陸力促急入。勿驚禽犬。朱扃門戶。夜扃。陸並以手推扉。
扉自開。引至卧室。見夫人側身眠。陸以頭授朱。抱之。自于
靴中出白刃。如匕首。按夫人項。着刀如切膚。狀迎刃而解。
首落枕畔。急示生。懷取美人首。合項上。詳審端正。而後按
捺。已而移枕。塞肩際。命朱。瘞首。藉所乃去。朱妻醒。覺頭悶。
微麻。而頰甲錯。搯之。得血片。甚駭。呼婢汲盥。婢見面血痕。
籍。驚絕。濯之。盆水盡赤。舉首則面目全非。又駭極。夫人引
鏡自照。錯愕不能自解。朱入告之。因反覆細視。則長眉掩
髮。咲。壓。水。額。画。中。人。也。解領驗之。有紅絨一周。上下肉色。

判然而異。先是吳侍御有女甚美，未嫁而喪二夫。故十九
猶未醮也。上元遊十王殿時，遊人甚穢，內有無賴賊窺而
覲之，遂陰訪居里，乘夜梯入穴寢門，殺一婢于床下，逼女
與淫。女力拒，殺賊，怒而殺之。吳夫人微聞，闚殺，叫婢往
視，見尸駭絕。舉家盡起，停尸堂上，置首項側。一門嘯號，紛
騰終夜。詰旦啟衾，則身在，而失其首。徧捷女謂所守不堅，
致墜犬腹。侍御告郡，已嚴限捕賊三月，而罪人弗得。漸有
以朱家挾頸之異聞。吳公者，吳疑之，遣媪探諸其家。入見
夫人，駭走以告吳公。已視女尸，故存驚疑，無以自決。猶朱
以左道殺女，往詰朱，曰：室人夢易其首，實不解其何故。

謂僕殺之則寃也。吳不信，訟之。收家人鞠之。一如主言。即守不能決。朱婦求訂于陸。曰：「不難。當使伊女自言之。」吳夜夢女曰：「兒為蕪溪楊大年所殺。無與朱孝廉。彼不艱其妻。陸判官取兒頭與之易之。是兒身死而頭生也。願勿相仇。醒夫人所夢同。乃言于官。問之。果有楊大年執而械之。遂伏其罪。吳乃詣朱請見夫人。由此為翁壻。乃以朱妻皆合女尸而葬焉。朱三禮闈，皆以場規被放。于是灰心仕進。積三十年。一夕陸曰：「君壽不永矣。問其期，對以五日。能相救否？」曰：「惟天所命，人何能私？且自違人，觀之生死一耳。何必生之為樂，死之為悲？朱以為然，即製余棺槨，既竟，盛骸。」

服而歿。翌日夫人方扶柩哭，朱忽冉自外至，夫人惧，朱曰：「我誠鬼，不異生時。」慮有寡母孤兒，殊戀之耳。夫人大慟，涕盡，膚朱依之慰解之。夫人曰：「古有還魂之說，君既有愛，何不再生？」朱曰：「天數不可違也。」問陰司作何務，陸判爲我督業務，受有官爵，亦無所苦。夫人欲再語，朱曰：「陸判與我同來，可設酒饌，趨而出。」夫人依營備，但聞室中笑語，亮氣高毅，宛若生前。半夜窺之，杳然已逝。自是三教日輒一來，時而留宿，縫紉家中事，就便經紀。子璿方五歲，來輒提抱，至七八歲，則燈下教讀，子亦慧。九歲能文，十五入邑庠，竟不知無父也。從此來漸疎，日月至焉而已。又一夕來，謂夫

人曰。今與卿永訣矣。問何往。曰。承命為大華卿。行將遠
赴。事煩途隔。故不能來。母子持之哭曰。勿有兒已成。五家
計尚可存活。豈有百歲不拆之驚。夙耶。頽子曰。好為人勿
隨。父業十年後一相見耳。遂出門去。于是遂絕。後瑞二十
五舉進士。官行人。奉命祭西岳。道經華陰。忽有與從羽葆
馳衝茵簿。訝之。審視車中人。其父也。下車哭伏道左。父停
輿曰。官殺好。我瞑目矣。瑞伏不起。朱促與行。父馳不顧去。
數步。回望。解佩刀。遣人持贈。遣語曰。佩之則貴。瑞歛遺從。
見輿馬人。從飄忽若風。瞬息不見。痛恨良久。抽刀視之。製
在精工。鐫字一行曰。胆。歛。大。而。心。微。小。智。歛。圓。而。行。微。加。

瑞後官至司馬。生五子。曰沉。曰潛。曰沕。曰澤。曰深。一夕。善父曰。佩刀宜贈澤也。從之。澤仕為總憲。有政殺。

異史氏曰。斷鶴續鳧。矯作者妄。移花接木。創始者奇。而况加鑿削于心肝。施刀錐於頸項者哉。陸公者。可謂媿皮裹妍骨矣。明李至今。為歲不達。陸陽陸公猶存乎。尚有靈焉否也。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嬰寧

王子服。莒之羅店人。早孤。絕慧。十四入泮。母最愛之。尋常不令遊郊野。聘蕭氏。未嫁而夭。故求凰未就也。會上元有舅氏子。與生。邀同眺矚。方至村外。舅家僕來招。去。生見

造女如雲，乘興獨遊，有女即携婢，携梅花一枝，容華絕代，
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竟忘頽。女過去數武，頽婢子咲
曰：「个兒郎，目灼灼似賊。」遺花地上，笑語自去。生拾花，悵然
神魂喪失，快也。遂反至家，藏花枕底，垂頭而睡，不語亦不
食。母憂之，醞釀益劇。肌革銳減，醫師診視，投劑發表，忽忽
若迷。母撫問所由，嘿然不答。適共生來，囑秘語之。吳至榻
前，生見之，泪下，吳就榻慰解，漸致研詰，生具吐其實，且求
謀畫。吳咲曰：「君意亦痴，此願有何難遂？當代訪之，使步于
野，必替世家，如其未字，事固諧矣。不然，拚以重賂，計必允
遂。但污瘞瘵，成事在我，生聞之，不覺解頽。吳出告母，物色

女子居里而探訪，既竅並無踪蹟。母大憂，無所為計。然自去後，顏頓開食，亦畧進。數日，吳復來，生問所謀。吳紿之曰：「已得之矣。我以為誰何人，乃我姑之女，即君姨妹。今尚待聘。雖內戚有婚姻之嫌，寔告之無不諧者。」生喜，溢眉宇。問居何里，吳說曰：「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餘里。」生又囑再四，吳銳身自任而去。生由是飲食漸加，日就平復。探視枕底花，雖枯未便彫落。凝思把玩，如見其人。怪吳不至，折柬招之。吳支托不肯赴，招生恚怏，已不歡。母慮其復病，急為謀。姻畧與首權，輒搖首不顧。惟日盼吳，已迄無耗。益怨恨之。轉思三十里非遠，何必仰息他人。懷梅袖中，負氣自往。而

家人不知也。伶仃獨步，無可問程。但望南山行去，約三十餘里，亂山合沓，空翠與肌，寂無人行。止有鳥道，遙望谷底叢花，亂樹中隱，有小里落。下山入村，見舍宇無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門前皆然柳，牆內挑杏，尤紫。間以修竹，野鳥糝，其中。意其園亭，不敢遽入。回顧對戶，有巨石清潔，因坐少憩。俄聞牆內有女子，長呼小榮，其聲嬌細。方佇聽間，一女即由東而西，執杏花一朵，俛首自簪。舉頭見生，遂不復簪，含笑掄花而入，審視之。即上元途中所遇也。心驟喜，但念無以階進，欲呼姨氏，願從無還。狂惧有訛，候門內無人可問，坐卧徘徊，自朝至于日昃，盈一望斷。

並忘飢渴時見女子露半面來窺似訝其不去者忽一老媪扶杖出顧生曰何處即君聞自辰刻來以至於今意將為得勿飢也生急起揖之答云將以助親媪聾聵不聞又大言之乃問貴戚何姓生不能答媪笑曰奇哉姓名自不知何親可探我親即君亦書痴耳不如從我來啖以粗糲家有短榻可卧待明朝歸詢知姓氏再來探訪生方腹餓思啗又從此漸近麗人大喜從媪入見門內白石砌路夾道紅花片石墜階上曲折而西又啟一闌豆棚花架滿庭中肅客入舍粉壁光明鏡窗外海棠枝朶探入室中藉几榻罔不潔澤甫坐即有人自窗外隱約相窺媪喚小榮

可速作黍外有婢子嗽穀而應坐次具展宗閣媪曰即昌
外祖莫姓吳否曰然媪驚曰是吾甥也尊堂我妹子年來
以家窶貧又無三尺之男遂至音問梗塞甥長成如許尚
不相識生曰此來即為姨也匆遽遂忘姓氏媪曰老身奉
姓並無誕育弱息亦為燕產渠母改醮道我鞠養頗亦不
鈍但少教訓嬉不知愁少頃使來拜識未幾婢子具飯雖
尾盈握媪勸餐已婢來飲具媪曰喚姑來婢應去良久聞
戶外隱有笑聲媪又喚曰嬰寧汝姨兄在此戶外啞也笑
不已婢推以入猶掩其口笑不可遏媪嗔目曰有客在吃
吃叱也景象何堪女忍笑而立生揖之媪曰此玉郎汝姨

子一家尚不相識可笑人也。問妹子年幾何矣。媪未能解。生又言之。女復笑。不可仰視。媪謂生曰。我言少教誨。此可見矣。年已十六。呆痴如嬰兒。生曰。小生一歲。曰。阿甥已十七矣。得非庶午屬焉者耶。生首應之。又問甥嬭阿誰。荅曰。無之。曰。如甥才貌。何十七歲猶未聘。甥寧亦無姑家。極相匹敵。惜有內親之嫌。生無語。目注嬰兒。不遑他辨。婢向女小語云。目灼以賊脛未改。女又大笑。顧婢曰。親碧桃開未。遽起以袖掩口。細碎連步而出。至門外。笑殺始縱。媪亦起喚。襖被為生安置。曰。阿甥來不易。宜留三五日。遲已送汝歸。如嫌幽悶。舍後有小園。可供消遣。有書可讀。次日

舍後果有園半畝。細草鋪毡。楊花糝逕。有草舍三楹。花木
四合。其斫穿花小步。聞樹頭鶯。已有數。仰視則嬰寧在上。
見生來。狂笑欲隨。生曰。勿爾墮矣。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
方將及地。失手而墜。笑乃止。生扶之。陰掖其腕。女笑又作。
倚樹不能行。良久乃罷。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
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遺。故存之。問存之
何益。曰。以示相愛不忘。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病。自分化為
異物。不圖得見顏色。幸垂憐憫。女曰。此大細事。至成何所
靳惜。待郎行時。園中花當喚老奴來。折一巨綑。負送之。生
曰。妹子痴耶。女曰。何便是痴。生曰。我非愛花。愛撫花之人。

耳。女曰：葭莩之情，愛何待言。生曰：我所為愛，非爪葛之愛，乃夫妻之愛。女曰：有以異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俛首思良久，曰：我不慣與生人睡。語未已，婢潛至，生惶恐遁去。少時會母所，母問何往。女荅以園中共話。媪曰：飯熟已久，有何長言。周適乃爾。女曰：大哥欲我共寢，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瞪之。女微笑而止。幸媪不聞，猶絮絮寃詰。生急以他詞掩之。因小語責女曰：適此語，應說耶。生曰：此背人語。女曰：背他人，豈得背老母。且寢處亦常事，何諱之。生恨其痴，無術可悟之。食方竟，家人捉獲衛來，尋生。先是母待生久不歸，始疑村中搜覓已遍，竟無踪兆，因往尋吳，憶曩言，因救

於西南山村行覓。凡歷數村。始至於此。生出門。通相值。便入告媪。且請偕女同歸。媪喜曰。我有志。匪伊朝夕。但殘軀不能遠涉。得甥携妹子去。識認阿姨。大好。呼嬰寧。笑至。媪曰。大哥欲同汝去。可裝束。又餉家人酒食。始送之出。曰。媪家田產豐裕。能養冗人。到彼且勿歸。少學詩禮。亦好事。翁姑。即煩阿姨。擇一良匹與汝。二人遂發。至山坳。回顧。猶依稀見媪倚門北望也。抵家。母親。妹。驚問。為誰。生以媪妹對。母曰。前吳郎與兒言者。詐也。我未有姊。何以得甥。問女。曰。我非母出。父為秦氏。沒時。兒在柩中。不能記憶。母曰。我一姊。適秦氏。良確。然。殂謝已久。那得復存。因審詰。而

龐誌贊一七符合。又疑曰：是矣。然亡已多年，疑慮間，吳生至，女避入室。吳詢得故，惘然久之。忽曰：此女明嬰寧耶？生然之。吳杜稱怪事，問所自知。吳曰：素家姑去後，姑丈繆居，稟於孤，病瘠死。孤生女名嬰寧，繡臥床上，家人皆見之。姑又沒，孤猶時來，後求天師符粘壁上，狐遂携女去。將勿此耶？彼此疑參，但聞室中嗤嗤，皆嬰寧笑。母曰：此女亦太憨。吳生請面之，母入室，女猶濃笑不顧。母促令出，始極力忍笑，又面登移時方出，總一展拜，翻然遽入，放殺大笑。滿室婦女為之粲然。吳請往覘其異，就便執柯，尋至村所，廬舍全無，山花零落而已。吳憶荏屢，彷彿不遠，然墳壠湮沒。

莫可辨識說嘆而返。母疑其為鬼。入告吳。言女畧無駭意。又弔其無家。亦殊無悲意。投心愁笑而已。衆莫之測。母令典少女同寢。止昧疾。即來省問。採女紅精巧絕倫。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處。媠狀狂而不損其媚。人皆崇之。隣女少嬾。爭承迎之。母擇吉為之合。而終恐為鬼物。窈於日中窺之。形影殊無少異。至日使華裝行新婦禮。女笑極不能俯仰。遂罷。生以恐毒恐洩。漏房中隱事。而女殊密。秘不肯道一語。每至。母憂怒。女至一笑即解。奴婢小過。恐遭鞭楚。輒求詣母共話。罪婢投見。恒得免。而愛花成癖。物色偏賦。黨竊典金。奴購佳種。數月。堦砌藩溷。無非花者。迨後

有木香一架。故隣西家女每攀登其上。摘供簪玩。母時遇見。輒訶之。女卒不改。一日西人子見之。凝注傾倒。女不避而笑。西人子謂女意屬己。心益蕩。女指墻底笑而下。西人子謂示約。慶大悅。及昏而往。女果在焉。就而淫之。則陰如錐刺。痛徹於心。大號而踣。細視非女。則一枯木卧墻邊。所接乃水淋竅也。隣父聞殺。急奔研問。呻而不言。妻來始以實告。爇火燭窺。見中有巨蝎。如小蟬然。翁碎木投殺之。翁子至家。午夜尋卒。隣人訟生。訐發嬰寧妖異。邑宰素仰生才。稔知其篤行士。謂隣翁訟誣。將杖責之。生為乞免。遂釋而出。母謂女曰。慈狂爾。蚤知過喜而伏憂也。邑令神明。

幸不牽累。設鷓笑官宰。必逮婦女質公堂。我兒何顏見戚里。女正色矢不復笑。母曰。人用不笑。但須有時。而女由是竟不復笑。雖故逗之。亦終不笑。然竟日未嘗有戚容。一夕對生零涕。異之。女哽咽曰。曩以相從日淺。言之恐致駭怪。今日察姑及郎。皆過愛。無有異心。直告或無妨乎。妻本狐產。臨去。以妻托兔母。相依十餘年。始有今日。妻又無兄弟。所恃者惟君。老母岑寢山阿。無人憐而合厝之。九泉輒為悼恨。君倘不惜煩費。使地下人消此怨恫。庶養女者不忍溺棄。生諾之。然慮墳塚迷于荒址。方言無處。刻日夫婦輿攬而往。女於荒烟錯楚中。指示墓處。果得媼尸。膚革猶存。

女撫哭哀痛，昇歸尋秦氏墓合塋焉。是夜生夢媪來稱謝，寤而述之。女曰：妾夜見之，囑勿驚郎君耳。生恨不邀留。女曰：彼鬼也。生人多陽氣勝，何能久居。生問小榮曰：是亦狐最黠，狐母留以視妾，每攝餌相哺，故德之。常不心。昨問母云：已嫁之。由是歲至寒食，夫婦登秦墓拜掃，無缺。女逾年生一子，在懷抱中，不畏生人，見人輒笑，亦大有母風云。

異史氏曰：觀其孜孜慈笑，似全無心肝者，而墻下惡作劇，其黠甚焉。至懷志鬼母，反笑為哭，我晏寧何常愁耶。竊聞山中有草名笑矣乎，嗅之則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種，則合歡忘憂，並無顏色矣。若解語花，正嫌其作

態耳。

○○○聶小倩

甯采臣，浙人性慷爽，廉隅自重。每對人言生平無二色。適
赴金華，至北郭，解裝蘭若。寺中殿塔壯麗，然蓬蒿沒人，似
絕行踪。東西僧舍，雙扉虛掩。惟一小舍，扇鏤如新。又顧殿
東隅，修竹拱把，階下有巨池，野藕已花。意甚樂其幽香，會
學使案臨，城舍價昂，思便留止。遂散步以侍僧歸。日暮，有
士人來啟扉，窺趨為禮，且告以意。士人曰：「此間無房主，
僕亦僑居，能甘荒落，且暮惠教，幸甚。」窺喜，藉藁代床，支
板作几，為久客計。是月明高，清光似水，二人促膝殿廊。

各展姓字，士人自言燕姓，字赤霞，寤疑為赴試者，而聽其
音聲，殊不類，漸詰之，自言秦人，語甚朴誠，既而相對詞場，
遂拱別歸，寤以新居，久不成寐，聞舍北喁喁，如有家口，
起伏北壁，石窗下微窺之，見短牆外一小院落，有婦可四
十餘，又一媪，衣黥，緋插蓬，背龍鍾，偶語月下，媪曰：小
倩何久不來，媪曰：殆好至矣，婦曰：將無向姪，有怨言否，
曰：不聞，但意似感，婦曰：婢子不宜好相識，言未已，有十
七八女子來，彷彿艷絕，媪笑曰：齊地不言人，我兩個正道，
小奴婢悄來無跡，响幸不訾，着短履，又曰：小娘子端好，是
畫中人，遮莫老身是男子也，被捉去，女曰：姪，不相訾。

更阿誰道好嬾人。女子又不知何言。審意其隣人。眷口。寢不復聽。又許時。始寢無聲。方將睡去。覺有人至寢所。急起。審頓則北院女子也。驚問之。女笑曰。月夜不寐。願修葺好。審正容曰。卿防物議。我畏人言。君一失足。廉恥道喪。女云。君無知者。審又咄之。女逡巡。若復有詞。審叱逐去。不然。當呼南舍生知。女懼乃退。至戶外。忽逐以黃金一錠。置褥上。審投擲。直尋曰。非義之物。污我囊橐。女慙。出拾金。自言曰。此漢當是欽石。詰旦有蘭溪生。携一僕來候試。寓于東廂。至夜暴亡。足心有小孔。如錐刺者。細心有血出。毋莫知故。經宿一僕死。亦如之。向晚蘭生歸。審質之。前以為魅。審

素抗直。頗不在意。宵分女子復至。謂審曰。妾聞人多矣。未
有則腸如君者。君誠聖賢。妾不敢欺。情姓翻氏十八妖。玃
並於寺中。被妖物威脅。歷役賤務。頓顏向人。實非所樂。今
寺中無可殺者。恐當以在。又來。駭求計。女曰。與齋生同室。
可免。問何不惑。曰。彼奇人也。夙不敢近。又問何以迷人。曰。
狎昵我者。隄以銀刺其足。彼即茫若迷。因捐血以供妖飲。
又惑以金。非金也。乃羅雜鬼骨。留之。能截取人心肝。二者
凡以投時好耳。審感謝。問戒備之期。答以明宵。臨別泣曰。
妾墮玄海。求岸不得。即君義氣干雲。必能援生救苦。倘肯
棄妻朽骨。歸壘安宅。不啻再造。審毅然諾之。因問壘處。曰。

但記白楊之上有烏巢者是也。言已出門紛然而滅。明日恐燕他出。早詣邀致。夜后具酒饌。當急察燕。既約同宿。辭以性癖。寢寤不聽。強搗卧具來。燕不得已。移榻從之。罵曰。僕知足。下丈夫傾風。良玦要有徵。美難以遽白。幸勿翻窺。篋撲。連之。西俱不利。審謹受教。既各寢。燕以箱篋置窓上。就枕移時。訥如雷吼。審不能寐。近一更許。窓外隱隱有人影。俄而近窓來窺。目光睽閃。審懼方欲呼燕。忽有物裂篋而出。耀若匹練。觸折窓上石檣。颯然一缺。即遽歛入。宛如電滅。燕覺而起。審偽睡以覘之。燕捧篋檢徵。取一物對月嗅視。白晶瑩。長可二寸。徑如葉許。已而數重包回。仍置

破篋中自語曰。何物老魅。五爾大胆。致壞篋子。遂復卧。寤大呼之。因起問之。且告以所見。燕曰。既相知愛。何敢深隱。我釵客也。若非石槌。妖當立斃。雖然亦傷。問所緘何物。曰。釵也。適嗅之有妖氣。寤欲觀之。慨出相示。燕曰。然一小釵也。於是益尊重燕。明日視窗外有血跡。遂出寺北。見荒墳累累。果有白楊。烏巢其顛。迨營謀既就。趨裝欲歸。燕生設祖帳。情義殷渥。以破葦囊贈寤。曰。此釵袋也。實藏可遠魑魅。寤欲從受其術。曰。如君信義剛直。可以為此。然君猶富貴中人。非此道中人也。寤托有妹。並此發掘女骨。飲以承露。質舟而歸。寤臨野。因營墳並諸營外。祭而祝曰。憐卿孤

竟。遂近蝎尾。歌哭相聞。燕不見。凌於雄鬼。一甌漿水飲。殊
不清音。幸不為嫌。祝畢而返。後有人呼曰。緩待同行。回顧
則小倩也。懽喜謝曰。君信義。十死不足以報。請從歸。拜識
姑。婦。腰御無悔。審請之。肌映流霞。足翹細笋。白盡端相。嬌
尤絕。遂與俱至齋中。囑坐少待。先入白母。母愕然。時寡妻
久病。母戒勿言。恐所駭驚。言次。女已翩然入。拜伏地下。寡
曰。此小倩也。母驚。顧不遑。女謂母曰。兒飄然一身。遠父母
兄弟。蒙公子露覆。澤被髮膚。願執箕箒。以報高義。母見其
綽約可愛。始敢與言。曰。小娘子。意願吾光。老身喜不可已。
但生平止此兒。用承桃結。不敢令有尅耦。女曰。兒實無二。

心泉下人既不見信於老母請以兄託依高堂奉晨昏如何母憐其誠允之即欲拜嫂母辭以疾乃止女即入厨下代母尸爨入房穿榻似熟居者日暮母畏懼之辭使歸寢不為設床婦女窺知母意即竟去過齋欲入却退徘徊戶外似有所惧生呼之女曰室有劍氣畏人向道途中不奉見者良以此故寤悟而葦囊取懸他室女乃入就燭下坐移時殊不一語久之問夜讀否妾少誦楞嚴經今強半道忘竟求一卷夜暇就兄正之寤諾又坐嘿然二更向盡不言去寤促之慙然曰異域孤魂殊怯荒墓寤曰齋中別無床寢與兄妹亦宜違嫌女起舉感欲啼足偃僕而懶步從

容出門涉階而沒。寡竊憐之。欲留宿別榻。又惧母。女朝旦朝母。捧匜沃盥。下堂操作。無不曲成。母志黃昏。告退輒過齋頭。就燭誦經。覺寤將寢。始慘然出。先是寡妻病廢。母幼不堪。自得女。逸甚。心德之。日漸甚。親愛如己。出竟忘其為鬼。不忍晚令去。留於同卧起。女初來。未嘗飲食。半年漸啜稀飯。母子昏溺愛之。諱言其鬼。人亦不知辨也。無何寡妻亡。母隱有納女意。然恐於子不利。女微知之。素間告曰。居年餘。當知肝膈。為不赦禍行人。故從即君來。區亡無他意。止以公子光明磊落。為天人。所欽。曷實欲依贖三數年。借博封誥。以光泉壤。母亦知無惡。懼不能延宗嗣。女曰。子

女惟天所授。即君註福籍。有九宗子三。不以鬼妻而遂奪也。母信之。與子議。審喜。因列筵告戚黨。或請新婦。女慨然。莘救出。一堂盡怡。反不疑其鬼。疑為仙。由是五黨諸內眷。咸執贄以賀。爭拜識之。女善畫蘭梅。輒以尺幅酬答。得者藏什襲以為祭。一日悅。頭窗前。恠悵若失。忽問莘囊何在。曰。以卿畏之。故緘致他所。曰。妻受生氣已久。當不復畏。宜取掛床頭。審詰其意。曰。三日來。心怔忡無停息。意金莘妖物。恨妻遠遁。恐旦晚尋及也。審果携莘囊來。女返覆審視。曰。此劍仙將威人頭者也。樊敗至此。不知殺人幾何許。妻今日視之。肌猶粟慄。乃懸之。次日又命移懸戶上。夜對燭。

坐敬有一物如飛鳥至。女驚匿夾幃間。審視之物如夜叉
狀。電目血舌。睜閃攫擊而前。至門却步。逡巡久之。漸近華
囊。以爪摘取。似將抓裂。囊忽格格一响。大可合筭。恍惚有
鬼物突出。半身。揪衣又入。聲遂寂然。囊亦頓索如故。審駭
說。女亦出。大喜曰。無恙矣。共視囊中。清水數斗而已。後數
年。審果登進士。舉一男。納妻後。又各生一男。守仕進有教。

義鼠

揚天一言。見二鼠出。其一為蛇所吞。其一瞪目如椒。意似
甚恨。怒然。遙望不敢前。蛇果腹蜿蜒入穴。方將過半。鼠奔
來力嚙其尾。蛇怒退出身。鼠故便捉。歇然遁去。蛇追不而

遂及入穴。鼠又來嚼。前杖蛇入則來。蛇出則往。如是者久。蛇出吐死鼠于地上。鼠來嗅之。啾啾如悼息。啣之而去。友人張屋友作義鼠行。

小官人

太史某翁。忘其姓氏。晝卧齋中。忽有小鹵簿。出自堂階。馬大如蛙。人細如指。小儀仗以數十。旌官冠皂紗。着繡襪。朱肩輿。紛已出門而去。公心異之。竊疑睡眼之訛。頓見一小人。逕入舍。携一毡包。大如拳。竟造床下。白言。家主人有不腆之儀。敬献太史。言已對主。即又不陳其物。少間又自笑曰。妾已微物。想太史亦無所用。不如即賜小人。太史領之。

欣然携之而去。後不復見。惜太史中饋不曾話所來。

地震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時地大震。余適客棧下。方與表兄李篤之對燭飲。忽聞有聲如雷。自南來向西北去。衆駭異。不辨其故。俄而几案振簸。酒盃傾覆。屋梁拔柱。錯折有聲。相顧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趨出。見棧閣房舍仆而復起。牆傾屋揭之聲。與先啼女號。喧如沸。人眩暈不能立。坐地上。隨地轉側。河水傾發丈餘。鵝鳴火吠。滿城中踰一時許始稍定。視街上則男女裸體相聚。競相告語。並忘其未衣也。後聞某處井傾側不可汲。某家榭臺南北易向。

棲霞山裂沂水陷穴廣數畝。此真非常之奇變也。

有邑人婦夜起溲溺。回則狼啣其婦。急與狼爭。狼一緩頰。婦奪兒出。携抱中。狼蹲不去。婦大號。鄰人奔集。狼乃去。頰驚定作喜。指天畫地。述狼啣兒狀。已奪兒狀。良久忽悟。一身未着寸縷。乃奔。此當與地震時。男女兩忘。同一情狀也。人之惶急無謀。一何可笑。

海公子

東海古蹟。島有五色耐冬花。四時不凋。而島中古無居人。人亦罕到之。登州張生好奇。喜遊獵。聞其佳勝。備酒食。自掉扁舟而往。至則花正繁。香聞數里。樹有大至十餘圍者。

及復留連甚慊所好開尊自酌恨無同遊忽花中一麗人
來紅裳眩目畧無倫比見張笑曰妾自謂興致不凡不圖
先有同調張驚問何人曰我膠倡也適從海公子來彼尋
勝翱翔妾以艱於步履故留此耳張方苦寂得美人大悅
招坐共飲女言辭溫婉蕩人心志張愛好之恐海公子來
不得盡歡因挽與亂女忻從之相狎未已忽聞風蕭蕭草
木偃折有聲女急推張起曰海公子至矣張束衣愕視女
已失去旋見一大蛇自叢樹中出粗於巨桶張惧障身大
樹後真蛇不賾蛇近前以身繞人並樹糾纏數匝兩臂直
束膝間不可少屈昂其首以舌刺張鼻血下注流地上

成寔乃俯就飲之。張自必死，忽憶腰中佩荷內有毒瓢，藥因以二指夾出，破棗堆掌上。又側頸自顧其掌，令血滴葉上，頃刻盈把。蛇果就掌吸取，未及盡，遽伸其体，擺尾若霹靂，殺觸樹，已半体崩落。蛇卧地如梁而斃矣。張亦眩莫能起，移時方獲，載蛇而歸。大病月餘，疑女子亦蛇精也。

○丁前溪

丁前溪，諸城人，富有錢穀，游俠好義，慕郭解之為人，御史行臺按訪之。丁已去，至安邱，遇雨，避身逆旅，雨日中不止。有少年來館，報豐隆，既而昏暮，止宿其家，莖豆飼畜，給食。周至，問其姓字，少年云：主人楊姓，我其內姪也。主人好交

遊通他出家惟娘子在貧不能厚客給幸能垂諒問主人
何業則家質產惟日設博場以謀升斗次日雨仍不止供
給弗懈至暮到窳東濕頗極參差丁怪之少年曰寔告
客家貧無以飼畜通娘子撤屋上茅耳丁益異之謂其意
在得直天明付之金不受強付少年持入仍以反客云娘
子言我非業此獵食者主人在外嘗數日不携一錢客至
吾家何遂索償乎丁贊嘆而別囑曰我諸城丁某主人歸
宜告之暇幸見預數年無耗值歲大飢揚困甚無所為計
妻漫勸詣丁從之至詣通姓名於門者丁忘不憶申言始
憶之躡履而出揖客入見其衣屨踵決居之溫室設筵相

款寵禮異常。明日為製冠服，表裏溫煖，揚義之。而內禎增憂，福心不能無少望。居數日，殊不言贈別。揚意甚亟，告丁曰：「禎不敢隱，僕來時米不滿升，今過蒙推解，固樂。妻子如何矣？」丁曰：「是無煩慮，已代經紀矣。」幸舒意少留，當助資斧。走伴招諸博徒，使揚坐而乞頭，終夜得百金，乃送之還。歸見室人，衣履鮮整。小婢侍焉，驚問之。妻言自君去後，次日即有車徒，賫送布帛米粟，堆積滿屋。云是丁客所贈。婢一指為妻，驅使揚感不自己。由此小康，不屑舊業矣。

異史氏曰：貧而好客，飲博浮蕩者，優為之。異者獨其妻耳。免之施而不報，豈人也哉。然一飯之德，不忘。丁其有

焉

張老相公

張老相公，晉人。適將嫁女，携眷至江南，躬而盥妝，舟抵金山。張先渡江，囑家人在舟，勿煇羶腥。蓋江中有鼃怪，聞香輒出，壞舟，吞行人，為害已久。張去，家人忘之矣。向舟中，忽巨浪覆舟，妻女皆沒。張迴棹，悼恨歎死。因登金山，謁寺僧，詢盃之異，將以仇鼃。僧聞之，駭言：吾儕日與習近，俱為禍殃。惟神明奉之，祈勿怒。時斬牲牢，投以半俸，則躍吞而去。誰復能相仇哉！張聞，頓思得計，便招鉄工，起爐山半，冶赤鉄，重百餘觔，審知所常伏處，使二三健男子，以大箱舉投。

之。鼃躍出疾若而下。少時波涌如山。頃之浪息。則鼃死。已
浮水上矣。行旅寺僧並快之。建張老相公祠。肖像其中。以
為水神。禱之輒應。

○ ○ 水莽草

水莽。毒草也。蔓生似葛。花紫類扁豆。其毒之立死。即為水
莽鬼。俗傳此鬼不得輪迴。必再有毒死者始代之。以故楚
中。沅花江一帶。此鬼搗多。云楚人以同歲生者為同年。投
刺相謁。呼為兄弟。弟子姪呼為伯。習俗然也。有魏生造其
同年某。中途燥渴思飲。俄見道傍一媪。張棚施飲。趙之媪
承迎入棚。給奉甚殷。嗅之有異味。不類茶茗。置不飲。起而

出媼止客急喚三娘可將好茶一杯來俄有少女捧茶自
棚後出年約十四五姿容艷絕指環臂釧晶瑩鑿影生受
瓊神馳嗅其茶芳烈無倫吸盡沒索覷媼出戲捉纖腕脫
指環一枚女頰頰微笑生益惑畧詰門戶女云卽暮來妻
猶在此也生求茶葉一撮並藏指環而去至月午家覺心
頭作惡疑茶為患以情告某曰駭曰殆矣此水莽鬼也先
君死於是已不可救奈何生大惧出茶葉驗之真水莽草
也又出指環兼述女子情狀某懸想曰此必魁三娘也生
以其名磁符問何故知曰南村富室魁氏女夙有艷名數
年前悞食水莽而死必此為魁或言受魁者若知魁之姓

氏求其故。稽責服可痊。某詣寇所。實告以故。長跪哀懇。寇以其將代女死。故靳不與。某忿而返。以告生。亦切齒恨之。曰。我死必不令彼女脫生。某昇之。歸將至家門。而卒。母號啼。葬之。遺一子。甫周歲。妻不能守。半年改醮去。母留孤自哺。幼瘁不堪。朝夕悲啼。一日。方抱光哭室中。生悄然忽入。母大駭。揮啼問之。答云。光地下聞母哭。甚愴於懷。故來奉晨昏耳。光雖死。已有家室。即同來分母勞。母其勿悲。母問。兒婦何人。曰。寇氏。坐聽光死。光深恨之。死後欲尋三娘。而不知其處。近遇廟伯。始相指示。光往。則三娘已投生。任待。即家兒馳去。強捉之來。今為兒婦。亦相得。頗無苦。移時

門外一女子入，華妝艷麗，伏地拜母，生曰：此冠三娘也。雖非生人，母視之情懷差慰。生更遣三娘操作，三娘雅不習，慣然承順，殊憐人。由此居故室，遂留不去。女請母告諸家，生憐意勿告，而承女意，卒告之。冠家媪聞而大駭，命車疾至，視之，果三娘，相向哭失聲。女勸止之，媪視生家良貧，意甚悼。女曰：人已鬼，又何厭貧？祝即母子情意，孝已。兒因已安之矣。因問茶媪誰也，曰：彼愧姓，自慚不能惑行人，故求兒助之耳。今已生於即城賣漿者之家。因植生曰：既婿笑而不拜岳妻，復何心？生乃投拜。女更入厨下，代母執炊，供客。翁媪視之，愴心。既歸，即遣婢來為之服役。金百兩，布帛。

數十疋酒載不時跪送小阜祝母矣。魁亦時招歸寧居數日。輒曰：家中無人宜早送。先還或故稽之則飄自歸。翁乃代生起夏屋營脩臻至。然生終未嘗至翁家。一日村中有中水莽草毒者死而復甦。傳為異。生曰：是我活之也。彼為李九所害。我為之驅其鬼而去之。母曰：汝何不取人以自代。曰：光深恨此等輩。方將盡驅除之。何屑為此。且見事母最樂。不顧生也。由是中毒者徃亡。具豐筵禱祝其庭。輒有效。積十年。母死。生夫婦哀毀。但不對客。惟命兒練麻躡踊。教以禮義而已。墓母後又二年。餘為兒娶婦。任侍。即之孫女也。先是任公妾生女。數月而殤。後聞祝生之異。遂命

駕其家訂翁婿焉。至是遂以孫女妻其子，往來不絕。笑一
日謂子曰：上帝以我有功人世，策為四清牧龍君。今行矣。
俄見庭下有四馬，駕黃幃車，馬四股皆麟甲。夫妻盛裝出，
同登一輿，子及婦皆泣拜，瞬息而渺。是日寇家見女來拜，
別翁媪亦如生言。媪泣挽，女曰：祝即先去矣。出門遂不
復見。其子名弮，字離塵，請寇翁以三娘骸骨與生合葬焉。

○造畜

魘昧之術，不一其道。或投美餌，給之食之，則人迷罔相從
而去。俗名曰打絮巴。江南謂之扯絮，小兒無知，輒受其害。
又有變人為畜者，名曰造畜。此術江北猶少，河以南輒有。

之揚州旅店中有一人牽驢五頭暫繫楹下云我少旋即
返兼囑勿令飲噉遂去驢暴日中蹄齧殊喧主人牽着於
虞驢見水奔之遂縱飲之一滾塵化為婦人怪之詰其所
由舌強而不能答乃匿諸室中既而驢主至繫五羊於院
中驚問驢之所在主人申客坐便進餐飲且云客姑飯驢
即至矣主人出悉飲五羊報轉為童子陰報郡遣役捕獲
遂械殺之

鳳陽士人

鳳陽一士人負笈遠遊謂其妻曰半斗當歸十餘月竟無
耗問妻起時恭切一夜總統枕紗月搖影離思縈懷方及

側聞有一麗人，珠環絳暖，翠帷而入，笑問姊，待無欲見，即居于，妻急起應之。麗人邀與共往，妻憚修阻，麗人但請無慮，即挽女手出，並踏月色，約行一矢之遠，覺麗人行迅速，女步履艱澁，呼麗人少待，將歸，着履，麗人牽坐路側，自乃捉足，脫履相假，女喜着之，幸不鑿衲，復起從行，徒步如飛，移時見士人跨白驢來，見妻大驚，急下騎問何往，女曰：將以探君，又顧問麗人伊誰，女未及答，麗人掩口笑曰：且勿問訊，娘奔波非易，即君星馳夜半，人畜想當俱殆，妻家不遠，且請息駕，早旦而行，不晚也。願教武之外，即有村落，遂同行入一鹿院，麗人捉煙婢起，供客曰：今夜月色皎

然不必命燭。小台石榻可坐。士人繫蹇。檐梧乃即坐。麗人曰。履大不適於体。途中頗累贅。否歸有代步乞賜還也。女稱謝付之。俄頃設酒果。麗人酌曰。鸞鳳久乘圓。在今夕。濁醪一觴。敬以為賀。士人亦執琖。再報主客笑言。履為交錯。士人注視麗者。屢以游詞相挑。夫妻乍聚。並不寒暄。一語麗人亦眉目流情。而妖言隱謎。女惟嘿坐。偽為忌者。久之漸醺。二人語益狎。又以巨觥勸客。士人以醉辭。勸之益苦。士人笑曰。卿為我度一曲。即當飲。麗人不拒。即以牙杖撫提琴而歌。曰。黃昏卸淨殘妝罷。窗外西風冷透紗。聽蕉敲。一陣一陣細雨下。何處典人聞。嗷。和望穿秋水。不見還家。

潛已泪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擎着紅綉鞋兒。占鬼卦。歇竟笑曰。此市井之譏。有污君聽。然因流俗所尚。效攀耳。昔殺靡已。風度狎聚。士人搖惑。若不自禁。少間。麗人偽醉。離席。士人亦起從之而去。久之不至。婢子乏疲。伏睡。廊下。女獨坐無侶。顏雖自堪。故思遁歸。而夜色微茫。不憶道路。輾轉無以自主。因起而覘之。甫近窗。則斷雲零雨之殺。隱約可聞。又聽之。聞良人與己素常熨熨之狀。盡情傾吐。女至此。手顫心搖。殆不可道。念不如出門窺溝壑。以死。憤然方行。忽見弟三郎乘馬而至。遽便下問。女具以告。三郎大怒。立與弟回。直入其家。則空門局閉。枕上之語。猶囑已也。

三郎舉巨石拋擊窗棂三五碎斷內大呼曰郎君腦破矣
奈何女聞之大哭謂弟曰我不謀殺郎君今且若何三郎
撐目曰汝嗚也我來甫能消此胃中惡又護舅兇怒弟兄
我不慣于婢子供指使這身欲去女頓驚悟始知其夢越
日士人果歸素白驪女異之而未言士人是夜亦夢所見
遭遺述之悉符互相駭怪既而三郎聞姊夫自遠歸亦來
省問語次問士人曰昨宵夢君今果然亦大異士人笑曰
幸不為巨石所斃三郎愕然問故士以夢告三郎大異之
蓋是夜三郎亦夢與姊泣訴憤激投石也三夢相符但不
知麗人何許耳

○耿十八

新城耿十八病危篤自知不起謂妻曰永訣之後嫁守由
汝請言所志妻嘿不語耿固問之且云守固佳嫁亦恒情
明言之行與子訣子守我心慰子嫁我意斷也妻乃慘然
曰家無儋石君在猶不給何以能守耿聞之遽投妻臂作
恨殺曰忍哉言已而沒手握不可開妻號家人至兩人撲
指力擊之始開耿不自知死出門見小車十餘輛各十
人即以方幅書名子貼車上御人見耿促登車耿視車中
已有九人並已而十又視粘車上己名最後車行咋咋响
震耳際亦不知何往俄至一處聞人言曰此思鄉地也聞

聞其名疑之。又聞御人偶語云。今日割三人。耿又駭。及細聽其言。悉陰間事。乃自悟曰。我豈作鬼物耶。賴念家中無復可懸。惟老母。勝高妻。嫁後。跌於奉養。念之。不覺涕漣。又移時。見有臺高可數仞。游人甚多。囊頭械足之輩。嗚咽而下。上聞人言為望鄉臺。諸人至此。俱踏轆下。紛然競登。御人或撻之。或止之。獨至耿則促令登。登數十級。始至顛頂。翹首一望。則門閤庭院。宛在目前。但內室隱隱。如籠烟霧。悽惻不自勝。回顧一短衣人。立肩下。即以姓氏問耿。耿俱以告。其人亦自言為東匠人。見耿零涕。問何事。不了于心。耿又告之。匠人謀與越台而遁。耿惧。冥遣匠人。固言無妖。

耿又厲台高傾跌、匠人但令從己、遂先躍、耿果從之、及地、
竟慧喜無覺者、視所乘車、猶在臺下、二人急奔、數武、忽自
念名字粘車上、恐不免執名之追、遂反身近車、以手指塗
去己名、始復奔、哆口岔息、不敢少停、少間入里門、匠人送
諸其室、暮時已尸、醒然而寤、覺乏疲、踈渴、驟呼水、家人大
駭、與之水飲、至石餘、乃驟起、作揖拜伏、既而出門、共謝、方
歸、亡則僵卧、不轉、家人以其行異、疑非真活、然漸覘之、殊
無他、稍亡近問、始歷亡言本末、問出門何故、曰、別匠人也、
飲水多、曰、初為我飲、後乃匠人飲也、投之湯羹、數日而瘥、
由此厭薄其妻、不復共枕席。

○珠兒

常州民李化富有田產年五十餘無子一女名小惠容質秀美夫妻最憐愛之十四歲暴病夭殂冷落庭幃益少生趣始納婢經年餘生一子視如拱璧名之珠兒已漸長魁梧可愛然性絕癡五六歲尚不辨菽麥言語蹇澁李亦好而不知其思會有眇僧募緣於市輒知人閨闈於是相驚以神且云能生死禍福人幾十百千執名一索無敢違者詣李募百緣李難之給十金不受漸至三金僧厲色曰必百金缺一文不可李怒収金而去僧忿然起曰勿悔勿悔無何珠兒心暴痛已刮床席色如土灰李惧將八十金詣

僧求救僧笑曰多金大不易然山僧何能為李回而兒已死李慟甚以狀訴邑宰已拘僧訊鞫亦辨給無情詞答之似擊鞞革令搜其身得木人二小棺一小旗幟五字怒以手盪訣舉示之僧乃惧自投無數宰不聽杖殺之李叩謝而歸時已醮暮與妻床上忽一小兒框懷入室曰阿翁行何疾極力不能得追視其體貌嘗得七八歲李驚方將往問則見其若隱若現恍惚如烟霧死轉間已登榻李推下之墮地無殺曰阿翁何乃爾噤然搜登李怙與妻俱奔身呼阿父阿母啞啞不休李入妻室急圍其扉還顧兒已在膝下李詰問何為答曰我蘇州人嬌氏六歲失怙恃不在

兒嫂所容。遂居外祖家。偶戲門外。為妖僧迷殺。桑樹下驅使如俚鬼。寃閉窮泉。不得脫化。幸賴阿翁昭雪。願得為子。李曰。人鬼殊途。何能相依。兒除斗室。為兒設床榻。日洗一杯冷漿粥。餘都無事。李從之。兒喜。遂榻臥室中。晨來出入。戶庭如家。生聞妻哭。子毅問。珠兒死幾日矣。答以七日。曰。天羅嚴尸。當不腐。試發塚。起視。如未損壞。兒當活之。李喜。與兒去。開穴。驗之。軀殼如故。方此。切怛。回視。兒失所在。異之。斝尸歸。方置榻上。目已皆動。少頃。呼湯。已。遂起。辟喜。珠兒復生。又加之慧黠。便利。迥異。平昔。但夜間。僅臥。毫無氣息。共轉側之。冥然若死。衆大愕。謂其復死。天將明。始若

夢醒群就問之。答云：昔從妖僧時，有鬼等二人，其一 name 呼哥子，昨追我父不及，蓋在後，與哥子作別耳。今在冥司，與姜員外作美醮，夜分因來邀鬼戲，適以白鼻驢，光歸母。因問在陰司見珠光否？曰：珠光已轉生矣。渠與阿翁無父子緣，不過金陵，勸子加來討百十千債，負取初李，敗於金陵。欠嚴債價未償，而嚴翁死，此事無人者。李聞之大駭，母問兒見鬼姊否？兒曰：不知。再去當訪之。又二三日，謂母曰：姊在陰司大好，嫁得楚江王小郎子，珠翠滿頭髻，一出門便，十百作呵殿，觀母曰：何不一歸寧？曰：人既死，與骨肉無關切，倘有人細述前生，方發然動念耳。昨托姜員外，當緣見

姊便與言父母懸念，渠都如眠睡。兒云：姊在時喜綉並著花剪刀刺手，爪血浣綾子上。姊就刺作赤水雲。今母猶挂床頭壁，顧念不去心。姊忘之乎？姊始悽感云：會須白即君歸省阿母。問其期，答言不知。一日謂母：姊行且至，僕從大繁當多備漿酒。少間奔入室曰：姊來矣。移榻中堂曰：姊姊且憇坐，少悲啼，諸人悉無所見。兒率人焚紙，酌飲於門外。友曰：騶從暫令去矣。姊言昔日所覆綠被，曾為燭花燒一点如豆大，尚在否？母曰在。即啟窗出之。兒曰：姊命我陳舊閨中，乏瘦且小。卽日再與阿母言。東隣趙氏女，故與兒為綉閣交。是夜忽夢，覓僕頭紫帔來相望，言笑猶如平

生且言我今異物。父母覲面，不啻河山。將借姊與家人共語，勿須驚恐。質明方與母言，忽仆地悶絕。踰刻方醒，向母曰：小意與我婚別幾年矣。頓髮白髮生。母駭曰：兒病狂耶？女拜別即出。母知其異，從之。直達李所，抱母哀啼。母驚，不知所謂。女曰：光昨歸，顏委頓，未遑一言。光不孝，中途棄高堂，勞父母哀念，罪莫大焉。母頓悟，乃哭已而問曰：聞光今貴，甚慰母心。但汝棲身王家，何遂能來？女曰：即君與光壺燕好，姑舅亦相撫愛，頗不謂妬醜。惠生時好以手支頤。女言次，輒作故態，神情宛似。未幾，珠光奔入，曰：接姊者至矣。女乃起拜別，泣下曰：光去矣。言訖復踣。移時乃醒。後數月。

李病劇醫藥無效。鬼曰：旦夕恐不救也。二鬼坐床頭，一執鐵杖，一挽苧麻繩，長四五尺許。鬼晝夜哀之不去。母哭乃備衣衾。既暮而趨入，曰：祿人嬾且退去。姊夫來視阿翁，俄頃鼓掌大笑。母問之曰：我笑二鬼見姊夫來，俱匿床下。如龜驚，又少時望空道寒暄，問姊起居。既而拍手曰：二鬼奴哀之不忝。至此大快，乃出之門外。却回曰：姊夫去矣。二鬼被鎖馬鞅上。阿父當即無恙。姊夫言歸白大王，為父母乞百年壽也。一家俱喜。至夜病良已，數日尋瘥。延師教兒讀，况甚慧。十八歲入邑庠，猶能言冥間事。見里中病輒指鬼崇所在，以火藝之。往亡得瘳。後暴病，体膚青紫，自言

鬼神責我洩露由是不復言

○○胡四姐

尚生太山人獨居清齋會值秋夜銀河高耿明月在天徘徊
花陰頗存遐想忽一女子踰垣來笑曰秀才何思之深生就
視容華若仙驚喜擁入窮極押昵自言胡氏名三姐問其
居第但笑不言生亦不復置問惟相期永好而已自此臨無虛
夕一夜與生促膝燈幕生愛之矚眙不轉女笑曰耽亡視妾
何為曰我視卿如紅葉碧苑雖竟夜視勿厭也三姐曰妾
陋質遂蒙青睞如跪哀請踰夕當偕四姐來明日果至年
方及笄荷粉露垂杏花烟潤嫣然含笑媚麗欲絕生狂

喜引生。三姐與生笑語。四姐惟手引繡帶。俛首而已。未幾三姐趨別。妹欲從行。生曳之不釋。頽三姐曰。卿之煩一致。聲。三姐乃笑曰。狂郎情急矣。妹子一為少留。四姐無語。姊遂去。二人備盡歡好。既而引臂替枕。傾吐生平。無復隱諱。四姐自言為狐。生依戀其美。亦不之怪。四姐因言阿姊狠毒。業殺三人矣。惑之無不斃者。妻幸承溺愛。不忍見滅亡。當早絕之。生惧求所以處。四姐曰。妾雖狐。得仙人正法。當書一符粘寢門。可以却之。遂書之。既曉。三姐來見符。却退曰。婢子負心。傾意新郎。不憶引線人矣。汝兩人合有夙分。余亦不相仇。但何必爾。乃經去。數日。四姐他適。約一隔夜。

是日獨出門眺望山下，故有胡林蒼莽中出一少嫺，亦頗風韻。近謂生曰：秀方何必日沾沾忘胡家姊妹，渠又不能以一錢相贈，即以一貫授生，曰：先持歸，貫良醞，我即携小肴解來，與君為懽。生懷錢歸，米如所教，少間婦果至，置几上，燔雞醢，羸肩各一，即抽刀子，綉切為醬，醃酒調醃，澆冷異常，從而疾燭登床，押情薄甚。既明始起，方坐床頭，投足易烏，忽聞人敲，傾聽已，火障幕，則胡姊妹也，頗作暗倉惶而適，直寫于床，二女遂叱曰：騷狐何敢與人同寢處，追去。移時始返，曰：姐恚生曰：君不長進，與騷狐相匹偶，不可復近。遂悻悻，欲吞生，惶自投，情詞哀懇，三姊從旁解免，四姐

怒稍釋。由此相好如初。一日有陝人騎驢造門曰。吾尋妖物。匪伊朝夕。乃今始得之。生父以其言異。訊所由來。曰。小人日泛烟波。遊四方。終歲十餘月。常八九離桑柘。被妖物。盡殺吾弟。歸甚悼恨。誓必尋而殄滅之。奔波數千里。殊無跡兆。今在君家。不剪。當有繼吾弟而亡者。時生與女密。父母微察之。聞客言大懼。延入。令作法。出二瓶。列地上。符咒良。父有黑霧四圍。分投瓶中。客喜曰。全家都到矣。遂以猪脰裹瓶口。緘封甚固。生父亦喜。堅留飯。生心惻然。近瓶竊聽。聞四姐在瓶中言坐視不救。君何負心。生意感動。急啟所封。而結不可解。四姐又曰。勿須爾。但放倒壇上旗。以針

刺將作空。予即出笑。生如其言。果見白氣一絲。自孔中出。凌霄而公。客出見旗垂地。大驚曰。適矣。此必公子所為。搖瓶俯聽曰。幸止。亡其一。此物合不死。猶可救。乃携瓶別。公後生在野。督傭刈麥。逢見四姐坐樹下。生就近之。執手慰問。且曰。別後十易春秋。今大丹已成。但思君之念未忘。故復一拜。問。生欲與偕歸。女曰。妾今非昔比。不可以塵情染。後當復見耳。言已。不知所往。又二十年餘。生適獨居。見四姐自外至。坐喜與語。女曰。我今名列仙籍。不應再履塵世。但感君情。特報撒瑟之期。可早處分。後事亦勿悲憂。妾當度君為鬼仙。亦無苦也。乃別而公。至日生果卒。尚生乃友。

人李又王之戚好嘗親見之。

○祝翁

濟陽祝村有祝翁者年五十餘病卒家人入室理殮經忽聞翁呼甚急群奔集靈寢則見翁已復活群喜慰問翁但謂媪曰我適去拚不復還行數里轉思拋汝一幅老皮骨在光華手寒熱仰人亦無復生趣不如從我去故復歸歆偕爾同行也咸以其新獲妄語殊未深信翁又言之媪云如此亦善但方生如何便死翁揮之曰是不難家中僮務可速料理媪笑不吝翁又促之乃出戶外延數刻而入紹之曰處置安妥矣翁命速妝媪不吝翁推益急媪不忍拂

其意遂裙妝以出。媿女皆匿笑。翁移首于枕。手拍令卧。媿曰：「子女皆在，僕已捱卧，是何景像？」翁趨床曰：「並死有何可笑？」子女見翁，燦急共勸媿姑從其言。媿如言，並枕僅卧。家人又共笑之。俄時媿笑容忽斂，又漸而兩眸俱合。久之無殺儼如睡。公衆始近視，則膚已冰，而鼻無息矣。試翁亦然。始共驚，恒康熙二十一年，翁弟婦傭于單刺史之家，言之甚悉。

異史氏曰：翁其夙有奇行，與泉路茫茫去來由爾，奇矣。且白頭者欲其去，抑何其暇也。人當屬壙之時，所最不思訣者，牀頭之暱人耳。苟廣其術，則賣履分香，可以事。

矣。

快刀

明末濟屬多盜。邑各置兵。捕得輒殺之。章邱盜尤多。有一兵佩刀甚利。殺報導竅。一日捕盜十餘名。押赴市曹。內一盜識兵。逡巡告曰。聞君刀最快。斬首無二割。求殺我。兵曰。諾。其謹候我無離也。盜從之。刑處。出刀揮之。豁然頭落。教步之外。猶圓轉而大贊曰。好快刀。

狐聯

焦生章。却石虹先生之叔弟也。讀書園中。宵分有二美人來。顏色雙絕。一可十七。八一約十四五。撫几展笑。焦知其

狐正色拒之。長者曰：君髯如戟，何無丈夫氣？其曰：僕生平不敢二色。女笑曰：迂哉！子尚守腐局，取下元鬼神，凡事皆以黑為白，况承第問項事乎？其又咄之。女知不可動，乃云：君名下士，妾有一聯，請為屬對。能對我自忖，忖成同體。腹中止欠一點，焦，凝思不就。女笑曰：名士固如此乎？我代對之，可矣。已已，連踪足下，不獲挑一笑而去。

○○○俠女

顧生，金陵人，博於材藝，而家素貧，又以母老，不忍離膝下。惟日為人書畫，受費以自給。行年二十有五，抗儂猶虛。對戶舊有室第，一老嫗及少女，稅居其中。以其家無男子，故

未問其誰何。一日偶自外入。見女即自母房中出。年約十八九。秀曼都雅。世罕其匹。見生甚避。而意凜如也。生入問母。曰。是對戶女郎。就吾乞力。又通言其家。亦止一母。此女不似貧家產。問其何為不字。則以母老為辭。明日當往拜其母。便風以意。倘所望不奢。先可代養其母。明日造其室。其母一聾媪耳。視其室。並無隔宿糧。問所業。則仰女十指。徐以同食之謀試之。媪意似納。而轉商其女。曰。嘿。然。意殊不樂。母乃歸。詳其狀。而疑之。曰。女子得非嫌吾貧乎。為入不言。亦不笑。艷如桃李。而冷如霜雪。奇人也。母子猜嘆而罷。一日生坐齋頭。有少年來求畫。安容甚美。意頗倜儻。

詰所自。以隣村對嗣後三兩日報一至。稍已稔熟。漸以嘲
謔。生狎抱之。亦不甚拒。遂私焉。由此往來。暱甚。會女郎過。
少年日送之。問為誰。對以隣女。少年曰。艷麗如此。神情何
可畏。少間生入內。母曰。適女子來乞米。云不舉火者經日
矣。此女至孝。負極可憫。宜少周卹之。生從母言。負斗米款
門。達母意。女受之。亦不申謝。日常至生家。見母作木履。便
代縫紉。出入堂中。操作如婦。生益德之。每獲餽餌。必分給
其母。女亦畧不置齒類。母適疽生隱處。宵旦號咷。女時就
搗省視。為之洗創敷藥。日三四作。母意甚不自安。而女厭
其穢。母曰。誤安得新婦如兒。而奉老身以死也。言訖。悲哽。

女愬之曰。郎子大孝。勝我寡母。孤女什伯矣。母曰。牀頭踈踐之役。豈孝子所能為者。且身已向暮。旦夕犯霧露。深以桃續為憂耳。言間。生入。母泣曰。虧娘子良多。汝無忘報德。生伏拜之。女曰。君敬我姊。我勿謝也。君何謝焉。於是益敬愛之。然其舉止。生哽毫不可干。一日。女出門。生日。注之女。忽回首。媢然而笑。生喜出意外。趨而從。詣其家。挑之亦不拒。欣然交懽。已戒。生曰。事可一而不可再。生不應而歸。明日。又約之女。厲色不顧而去。日頻來。時相遇。並不假以詞色。少游戲之。則冷語冰人。忽於空處問生。日來少年誰也。生告之。女曰。彼舉止態狀。無禮於妻。頻矣。以君之暇。暉故。

置之請更寄語再復爾是不欲生也。已生至夕以告少且
曰。子必慎之。是不可犯。少年曰。既不可犯。君何犯之。生白
其無。曰。如其無。則撰棄之語。何以達君聽哉。生不能答。少
年曰。亦煩寄告。假惺之。勿作態。不然。我將徧播揚。生甚怒
之。情見于色。少年乃去。一夕方獨坐。女忽至。笑曰。我與君
情緣未斷。寧非天教。生狂喜而抱于懷。故聞履敲藉。而
人驚起。則少年推扉入矣。生驚問。子胡為者。笑曰。我來觀
貞潔人耳。頽女曰。今日不怪人耶。女眉豎頰紅。嘿不一語。
急翻上衣。露一革囊。應手而出。則尺許晶寶七首也。少年
見之。駭而却走。追出戶外。四顧渺然。女以七首望空拋擲。

晏然有教。燦若長虹。俄一物墮地作响。生急燭之。則一白
狐。身首異處。笑大駭。女曰。此君之妾童也。我固怒之。奈渠
定欲生何。收及入囊。生曳令入。曰。適妖物敗意。請來宵出
門。逢太次夕。女果至。遂共綢繆。詰其術。女曰。此非君所知。
宜須快秘。洩恐不為君福。又訂以嫁娶。曰。枕席焉。提汲焉。
非嬾伊何也。業夫婦矣。何必復言嫁娶乎。生曰。將勿憎吾
貧耶。曰。君固貧。妾富耶。今宵之聚。正以憐君貧耳。臨別。囑
曰。苟且之行。不可以屢。當來我自來。不當來。相強無益。後
相值。每欲引與私語。女輒走避。然衣綻炊薪。悉為料理。不
啻婦也。積數月。其母死。生竭塗之。女由是獨居。生意孤寢。

可亂踰垣入。隔窗頻呼，迄不應。視其門，則室室局焉。竊疑女有他約，夜復往，亦如之。遂留佩玉於窗間而去之。越日相遇于母所，既出而尾其後，曰：君疑妾耶？人各有心，不可以告人。今欲使君無疑，烏得可。然一事煩急為謀，問之曰：妻胥孕已八月矣，恐旦晚臨盆，妾身未分明，能為君生之，不能為君育之。可密告母，覓乳媪，偽為討螟蛉者，勿言妾也。生諾以告母，母笑曰：異哉！此女聘之不可，而願私于我，先喜從其謀以待之。又月餘，女數日不至，母疑之，往探其門，蕭蕭閉寂，叩良久，女始蓬頭垢面自內出，啟而入之。則復闔之入其室，則呱呱者在床上矣。母驚問誕幾時。

矣。答云：三日捉綳席而視之，則男也。且豐頤而廣額，喜曰：兒已為老身育孫子，伶仃一身，將焉所托？女曰：區區隱衷，不敢拘示老母。俟夜無人，可即抱兒去。母歸與子言，竊共異之。夜往抱子歸，更數夕，夜將半，女忽款門入，手提羊素笑曰：我大事已了。請從此別。急尋其故，曰：養母之德，刻已不忒。諸懷向云可一而不可再者，以相報不在林第也。為君貧不能婚，將為君延一綫之續。本期一索而得，不意信水復來，遂至破戒而再。今君德既醇，妾志亦遂，無憾矣。問囊中何物，曰：仇人頭耳。檢而窺之，鬚髮交而血模糊，駭絕。復至研詰，曰：向不與君言者，以機事不密，懼有宣洩。今事

已成不妨相告。妾浙人。父官司馬。陷于仇。彼籍吾家。妻貞
老母出。隱姓名埋頭。頃已三年矣。所以不即報者。徒以有
母在。母公又一塊肉。累腹中。因而遲之又久。曩夜出。非他
道路。門戶未穩。恐有訛誤耳。言已出。門父囑曰。所生兒善
視之。君福薄無壽。此兒可光門閭。夜深不得驚。驚老母。我去
矣。方悽然欲詢所之。女一惘如電。瞥爾間。遂不復見。生嘆
惋。不立。若喪魂魄。明以告母。相為嘆異而已。後三年。生果
卒。子十八。舉進士。猶奉祖以終老云。

異史氏曰。人必室有俠女。而後可以畜學童也。不然。不
愛其父報。彼愛不妾。積矣。

○○○酒友

輒生者。家不中貲而耽飲。夜非浮三白不能寢也。以故床頭樽常不空。一夜睡醒。轉側間似有人共卧者。意是覆裳墮耳。摸之則茸茸有物。似猫而巨。燭之狐也。酣醉而大臥。視其瓶則空矣。因笑曰。此我酒友也。不忍驚。覆衣加臂。與之共寢。留燭以觀其變。半夜狐欠伸。生笑曰。美哉。睡乎。啟覆視之。儒冠之俊人也。起拜榻前。謝不殺之恩。生曰。我癖於麴。慕而人以為痴。卿我。乾叔也。如不見疑。當為糟丘之良友。曳登榻復寢。且言。卿可常臨。無相猜。狐諾之。生既醒。則狐已去。乃治旨酒一盛。嵩伺狐。抵夕果至。促膝歡飲。狐

量豪善諧。於是根相得。晚狐曰：屢叨良醞，何以報德？生曰：斗酒之懽，何置類？狐曰：雖然，君貪士，杖頭錢大不易，當爲君少謀酒。質明夕來告曰：於此東南七里，道側有遺金，可早取之。詰旦而往，果得二金，乃市佳肴，以佐夜飲。狐又告曰：院後有窖藏，宜發之。如其言，果得錢百餘千。喜曰：囊中已自有，莫漫愁沽矣。狐曰：不然，轍中水，胡可以久掬。合更謀之。異日，謂生曰：市上菽價廉，此奇貨可居。從之，收菽四十餘石，人咸非笑之。未幾大旱，禾豆盡枯，惟菽可種，售種忽十倍。由此益富。治沃田二百畝，但問狐，多種麥，則麥收多種黍，則黍收。一切種植之早晚，皆取決於狐。日稔，密呼

生妻以嫂。視子猶子焉。後生卒，狐遂不復來。

王阮亭云：車君洒脫可喜。

○○○蓮香

齋生名曉，字子明，沂州人。少孤，館於紅花埠，桑為人靜穆，自喜，日再出，就食東隣，餘時坐而已。東隣壁戲曰：君獨居，不畏鬼狐耶？笑荅曰：丈夫何畏鬼狐？雄來吾有利劍，雌者尚當開門納之。鄰生歸，與友謀，拂妓於垣而過之，彈指叩扉，生窺問其誰，妓自言為鬼，生大惧，齒囊，有教，妓遂巡自去。鄰生早至，生齋生述所見，且告將歸，鄰生鼓掌曰：何不開門納之？生頓悟其假，遂安居如初。積半年，一女子

夜來叩齋。生意友人之後。戲也。啟門延入。則傾國之姝。驚問所來。曰。妻適香。西家鼓女。埤上青樓。故多信之。息燭登床。綉繆甚至。自此三五宿。輒一至。一夕獨坐。凝思。一女子翩然入。生意其蓮。承逆興語。靚面珠非。年僅十五六。髀袖垂髻。風流秀曼。行步之間。若還若往。大愕。疑為狐女。曰。妻良家女。姓李氏。慕君高雅。幸能垂贈。生喜握其手。冷如冰。問。何涼也。曰。幼質單寒。夜蒙霜露。即得不爾。既而羅襦衫解。儼然處子。女曰。妻為情緣。歲楚之質。一朝失守。不嫌鄙陋。願常侍枕席。房中得母有人否。生云。無他。止一隣娼。願不常。女曰。當謹避之。妻不與阮中人等。君秘勿洩。彼來我。

往彼往我來可耳。雞鳴散去，贈綉履一鈎曰：此妾下體所著，美之足寄思慕，然有人慎勿弄也。受而視之，翹如解結，錐心甚愛悅。越夕無人，便出審玩，女飄然忽至，遂相款昵。自此每出履，則女必應念而至。異而詰之，笑曰：適當其時耳。一夜蓮來驚曰：即何神氣。蕭索生言，不自覺。蓮便告別，相約十日。去後，李來恒無虛夕，問君情人，何久不至，因以相約告。李笑曰：君視妾何如。蓮香美曰：可稱兩絕。但蓮卿肌膚溫和，李變色曰：君謂雙美對云爾。渠必月殿仙人，妾定不及，因而不慊，乃屈指計十日之期已滿，囑勿滿，將竊窺之。次夜蓮香果至，笑語甚洽，及寢，大駭曰：殆矣。十日

不見何益。億損保無有他過否。生詢其故。曰。妾以神氣驗之。脈拆亡如亂絲。鬼疰也。次夜李來。生問窺蓮香何似。曰。美矣。妾固謂世間無此佳人。果狐也。去吾尾之。而穴居。生疑其妬。漫應之。踰夕。戲蓮香曰。余固不信。或謂卿狐者。蓮亟問。是誰。卿云。笑曰。我自戲卿。蓮曰。狐何異於人。曰。惑之者。病甚則死。是以可懼。蓮者曰。不然。如君之年。房後三日。精氣可復。縱狐害。設旦亡而伐之人。有甚於狐者矣。天下病尸。瘵鬼。寧皆狐。盡死耶。雖然。必有議我者。生力白其無。蓮詰益力。生不得已。洩之。蓮曰。我固怪君。慙也。然何遽至此。得勿非人乎。君勿言。明宵當如渠窺妾者。是夜李至。

我三教語聞窗外救教急亡去。蓮入曰：君殆矣，是其鬼物
耀其美而不遠絕冥路近矣。生意其妬，嘿不語。蓮曰：固知
君不忘情，然不忍視君死。明日當携菓餌為君以除陰毒。
幸病蒂尤淺，十日恙當已。請同榻以視痊可。次夜果出刀
圭藥啖生，頃刻洞下三兩行，覺臟腑清虛，精神頓爽。心雖
德之，然終不信為鬼。連者夜，同衾偃生，生欲與合，輒之
數日後，層葦充盆，欲刺殺之。馮絕，李生謬應之。及閉戶挑
燈，輒捉履傾想，李忽至。數日隔絕，頗有怨色。生曰：彼連宵
為我作巫醫，請勿為慙。情好在我，李稍憚。生枕上私語曰：
我愛卿甚，乃有謂卿鬼者。李結舌良久，罵曰：必淫狐之惑。

君聽也。若不絕之，妻不來矣。遂鳴亡飲泣。生百詞慰解，乃罷。隔宿蓮香至，知李復來，怒曰：「君必欲死耶？」生笑曰：「卿何相妬之深？」蓮益怒曰：「君種死根，妻為若除之，不妬者將復何如？」生托詞以戲曰：「彼云前日之病，為狐崇耳。蓮乃嘆曰：『誠如君言。』君迷不悟，萬一不虞，妻百口何以自解？請從此辭。」百日後當視君於外榻中，留之不可，怫然遂去。由是於李夙夜必偕，約兩月餘，覺大困頓，初猶自寬解，日漸羸瘠，惟飲醴粥一甌，歛歸就奉養。尚惡之，不忍遽去。因循數日，沉綿不可復起。鄰生見其病憊，日遺館僮餽給食飲。生至，是疑李，因謂李曰：「吾悔不聽蓮香之言，以至於此。」言訖而

瞑移時復甦張目四顧則李已去自是絕生羸卧空齋思
蓮香如徃歲一日方凝想間忽有寒簾入者則蓮香也臨
榻哂曰田舍郎我豈妄哉生哽咽良久自言知罪但求極
救蓮曰病入膏肓實無效法姑永訣以明非妬生大悲曰
枕底一物煩代碎之蓮搜得履持就燈前反復展玩李女
欲入卒見蓮香返身敬遁蓮以身閉門李窘急不知取出
生責數之李不能答蓮笑曰妾今始得與阿姨面相廝昔
謂郎君舊疾未必非妾致今竟何如李挽首謝過蓮曰佳
麗如此乃以愛結仇耶李即投地隕泣乞垂憐救蓮遂扶
起細詰生平曰妾李通判女早夭瘞於牆外已死春蚕遺

思未盡與。即偕好。妾之願也。致即於死。良非素心。蓮曰。聞
鬼利人死。以死後可常聚。然否。曰。不然。兩鬼相逢。並無樂處。
如果也。泉下少年。即蓋少哉。蓮曰。癡哉。夜亡為之人。且不
堪。而况與鬼。李問。孤能死人。何術獨否。蓮曰。是採補者流。
妾非其類。故世有不害人之孤。斷無不害人之鬼。以陰氣
盛也。生聞其語。始知孤鬼皆真。幸習常見。慣願不為駭。但
念殘息如絲。不覺失聲大痛。蓮頓問。何以處。即君者。李報
然。避謝。蓮笑。恐即強健。醋娘子。要食。核梅也。李欵社曰。如
有醫國手。使妾得無負。即君復當埋首地下。敢復覩然于
人世。耶。蓮解囊出藥。曰。妾早知有今。別後採藥三山。九

三閱月物料始備。瘵盡至死。投之無不獲者。然症何由得。仍以何邪。不得不轉求効力。問何需。曰。櫻口中。中一點香。淫耳。我一丸進。煩接口而嚙之。李暈生顛頰。俛首轉側。而視其履。蓮戲曰。妹所得意。惟履耳。李益慚。俯仰若無所容。蓮曰。此平時熟技。今何吝焉。遂以丸納生吻。轉促逼之。李不得已。嚙之。蓮曰。再。又嚙之。凡三四嚙。丸已下咽。少間腹殷然如雷鳴。復納一丸。自乃接唇。而布以氣。生覺丹田火熾。精神煥發。蓮曰。愈矣。李聽鷄鳴。傍徨別去。蓮以新瘥尚須調攝。就食非計。因將戶外。反閤。偽示生歸。以絕交性。日夜守獲之。李亦每夕。必至。給奉殷勤。事蓮猶姊。蓮亦深憐。

受之居三月生健如初李遂數夕不至偶至一望即去相對時亦愧亡不樂蓮常留與共寢尤不肯生這出提抱以歸身輕若芻靈女不得遁遂著衣偃卧蹙其體不盈二尺蓮益憐之陰使生押抱之而撼推亦不得醒生睡忒覺而索之已杳後十餘日更不復至生懷鬼殊切恒出履共美蓮曰竊媿如此妾見猶憐何況男子生曰昔日美履則至心困疑之然終不料其鬼今對履思容實所愴惻因而泣下先是富室張姓有女子燕兒年十五不汗而死終夜復獲起頑欲奔張扇戶不得出女自言我通女魂感棄郎眷注道寫猶存彼處我真鬼耳錮我何益以其言有因語其

至此之由、女低徊反顧、茫不自解、或有言桑生病歸者、女
執辨其誣、家人大疑、東鄰生聞之、踰垣往窺、見生方與美
人對語、掩入逼之、張皇問己夫所在、鄰生駭詰、生笑曰、向
固與君言、雌者則紉之耳、鄰生述燕兒之言、生乃啟閤、將
往偵探、苦無由、張母聞生果未歸、益奇之、故使傭媪索履、
生遂出以授、燕兒見之、喜試着之、鞋小、于足者盈寸、大駭、攬
鏡自照、忽恍然悟己之借軀以生也者、因陳所由、母始信
之、女鏡面大哭曰、當日形貌、顏堪自信、每見蓮妹、猶增慚
怍、今返若此人、也不如其兒也、把履號咷、勸之不解、蒙衾
僵卧、食之亦不食、辭膚盡腫、九七日不食、卒不死、而腫漸

消覺飢不可忍乃復食數日徧體瘡癢皮膚盡脫晨起睡覺
遺隨索着之則顧大無朋矣。因試前肥瘦膈合乃喜復自
鏡則眉目頗頰宛肖生平益喜盥櫛見母見者盡怡蓮香
聞其異勸生媒通之而以貧富懸絕不敢遽進會媪初度
因從其子婿行往為壽媪睹生名故使燕兒窺簾誌容生
最後至女驟出捉袂欲從與俱歸母訶燕之始慚而入生
審視宛然不覺零涕因拜伏不起媪扶之不以為侮生出
况女舅執柯媪議擇言贅生亡歸告蓮香且商所處蓮悵
然良久便欲別去生大駭泣下蓮曰君行花燭於人家妾
從而往亦何形顏生謀先與後里而後迎燕蓮乃從之生

以情白張。問其有室。怒加詰議。燕光力白之。乃如所請。至
日生往親迎。家中備具。頗甚草。及歸。則自門達堂。悉以
蜀磁貼地。百千籠燭。燦列如錦。蓮香扶新婦入青廡。搭面
既揭。歡若生平。蓮陪菴飲。因細詰還克之異。燕曰。爾日柳
鬢無聊。後以身為異物。自覺形穢。別後憤不歸墓。隨風漾
泊。每見生人。則美之。晝憑艸木。夜則信足浮沉。偶至張家。
見少女卧床上。近附之。未知遂能活也。蓮聞之。嘿。若有
所思。逾兩月。蓮舉一子。產後暴病。日就沉綿。捉燕臂曰。敢
以尊種相累。我兒即若兒。燕泣下。拈慰籍之。為召巫醫。報
却之。况痼痼留氣。如懸絲。生及燕。皆哭。忽張目曰。勿爾。

子果生。我果死。如有緣。十年後可復得見。言訖而卒。啟衾將斂。尸化為狐。生不忍異視。厚葬之。子名狐光。燕撫如己。出身清明。必抱光哭。詣其墓。後生舉於鄉。家漸裕。而燕苦不育。狐光頗慧。然卑弱多疾。燕每欲生置。滕一日婢忽白。門外一姬携女求售。燕呼入。卒見大驚。曰。蓮妹復出耶。生視之。真似亦賦。問年幾。何答云。十四。聘金幾何。曰。老身止此塊肉。但婢得所。妾亦得暇。飯處。後日老肯不至。委溝壑足矣。生侵價而留之。燕握女手入密室。撮其頤而笑曰。汝識我否。答言不識。詰其姓氏。曰。妾南姓。父徐城。賣漿者。死三年矣。燕亟指侍思。蓮死恰十有四載。又審視女儀容態度。

無一不神肖者。乃拍其頂而呼曰：蓮姊蓮姊，十年相見之約，當不欺吾。女忽如夢醒，豁然曰：曠褻視燕兒，生笑曰：此似曾相識，燕飛來也。女泣然曰：是矣。聞母言，妻生時便能言，以為不祥，犬血飲之，遂昧宿因。今日始如夢寤。娘子其恥於為鬼之李妹耶？共話前生悲喜交至。一日寒食，燕曰：此每歲妻與郎君哭姊日也。遂與親登其墓，荒草離離，木已拱矣。女亦太息。燕謂生曰：妻與蓮姊，而世情好，不忍相離。宜令白骨同穴。生從其言，啟李家，得骸昇歸，而合葬之。親朋聞其異，言服窟穴不期而會者數百人。余庶戍南遊，至沂阻雨，休於旅舍，有劉生子，敬其中表親，出同社五

王子章所撰桑生傳約萬餘言得卒讀此其崖畧耳
異史氏曰嗟乎死者而求其生亡者又求其死天下所
難得者非人身哉奈何具此身者往亡而置之遂至規
然而生如狐涎然而死不如鬼

王阮亭云賢哉蓮娘巾幗中吾見亦罕况狐耶

○○○阿寶

粵西孫子楚名士也生有技指性迂訥人誑之輒信為真
或值座有歌妓則必遙望却走或知然誘之來使妓押逼
之則頰頰徹頭汗珠下滴因共為笑遂觀其呆狀相詬
傳作醜語而名之孫痴邑大賈某翁與王侯埒富相戚皆

貴胄有女阿寶絕色也。日擇良匹。大家兒爭為禽。皆不
當翁意。生時失儷。有戲之者。勸其通媒。生殊不自揣。果從
其教。翁素耳其名。而貧之。媢媢將出。適遇寶。問之。以告。女
戲曰。渠去其枝指。余當歸之。媢告生。曰。難。媢去。生以斧
自斷其指。大痛徹心。血益傾注。瀕死。過數日。始能起。往見
媢。而示之。媢驚奔告女。女亦奇之。戲請再吞其痴。生聞而
詳辨。自謂不痴。然無由見。而自刳。轉念阿寶未必美。如天
人。何遂高自位置如此。由是曩念頓於會。值清明。偕於是
日。婦女出遊。輕薄少年。亦結隊隨行。恣其月旦。有同社
數人。強邀生去。或嘲之曰。莫欲一觀可人否。生亦知其戲。

已。然以受女柳榆。故亦思一見其人。忻然隨衆物色之。遙見有女子憇樹下。惡少年環如墻堵。衆曰。此必阿寶也。趨之果寶也。審請之。娟麗無雙。少傾人蓋。稠女起。遽去。衆情顛倒。品頭題足。紛。若狂生獨嘿然。及衆他回。視生猶痴。主故呼之不應。羣曳之曰。竟隨阿寶去耶。亦不答。衆以其素叻。故不為怪。或推之。或挽之。以歸。至家。直上床卧。終日不起。冥如醉。喚之不醒。家人疑其失魂。招於曠野。莫能強。拍問之。則朦朧。應云。我在阿寶家。及細詰之。又嘿不語。家人惶惑莫解。初生見女去。意不忍舍。覺身已從之行。漸傍其衿帶間。人無阿者。遂從女歸。坐卧依之。夜輒與狎。

甚相得。然覺腹中奇騷，思欲一逐家門而迷不知路。女每
夢與人交，問其名曰我孫子楚也。心異之，而不可以告人。
生卧三日，氣體亡。若將漸滅，家人大恐，托人覘告翁。欲一
招魂其家。翁笑曰：「平昔不相往還，何由遺魂吾家？」人固
哀之。翁始允。巫執故服草薦以往。女詰得其故，駭極不聽。
他往，直導入室，任招呼而去。巫歸至門，生榻上已呻。既醒，
女室之者，查什具何色，何名。歷言不與。女聞之，益駭。陰感
其情之深，生既離床，寢坐，立凝思。忽亡若忘。每伺察阿窺，
希幸一再遺之。浴佛節，聞將降香水月寺，遂早旦往候道。
左目眩精勞，日涉午。女始至，自車中窺見生，以搵手擗簾。

凝睇不轉。生益動。尾從之。女忽命青衣來。詰姓字。生殷勤。自展魂。益搖車去。始歸。已復病。冥然絕食。夢中輒呼實名。每自恨。魂不復靈。家舊養一鴛鴦。忽斃。小兒持其於床。生自念。倘得身為鴛鴦。振翼可達女室。心方妄想。身已翩然。鴛鴦遽飛而去。直達實所。女喜而撲之。鎖其肘。飼以麻子。大呼曰。姐。已勿鎖我。孫楚也。女大駭。解其縛。亦不去。女祝曰。深情已蒙中心。今已人禽異類。姻好何可復圓。烏云。得近芳澤。於願足。他人飼之不食。女自飼之則食。女坐則集其膝。卧則依其床。如是三日。女甚憐之。陰使人掘生。生則僵卧。氣絕已三日。但心頭未冰耳。女又祝曰。君能復為人。

當誓死相從。烏云：誑我。女乃自矢。烏側目。若有所思。少間。女束雙彎，解履，存下鸚鵡，驟下。卽履飛去。女急呼之。飛已遠矣。女使姬往探，則生已寤。家人見鸚鵡，卽繡履來。隨地死。方共異之。生既寤，卽索履。衆莫知故。適姬至，入視生，問履所在。生曰：是向實信誓物，借口相覆。小生不忘金諾也。姬反命。女益奇之。故使婢泄其情於母。母審之確，乃曰：此子才名亦不惡，但有相如之負。擇數年得婿，若此，恐得顯者。笑。女以履故，矢不伸。翁媪從之，馳報。生喜，疾頓瘳。翁議贖諸家。女曰：婿不可久處岳家。况卽又貧。父益為人賤。見既諾之，處遂茹而甘。藜藿不怨也。生乃親迎成禮。相逢。

如隔世歎。自是家得查狀。小阜頗增物產。而生痴於畜。不知理家人生業。女善居積。亦不以他事累生。居三年。家富。生忽病消渴卒。女哭之痛。泪眼不晴。至絕眠食。勸之不納。乘夜自經。婢覺之。急救而醒。終亦不食。三日。集親黨。將以飲生。聞棺中呻以息。啟之。已復活。自言見冥王。以生平朴誠命作。却曹怒有人白。孫却曹之妻將至。王稽鬼錄言此。未應便死。又白不食三日矣。王頽謂。感汝妻節義。姑賜再生。因使馭卒控馬送余還。由此弊漸平。值歲大比。入闈之前。諸少年玩美之。共擬隱僻之題七。引生僻處與語。言此。某家閨節。敬秘相救。生信之。晝夜揣摩。制成七藝。衆隱笑。

之時典試者慮熟題有蹈襲弊力反常經題紙下七藝皆符生以是掄魁明年奉進士授詞林上聞異召問之生具啟奏上大嘉悅后召見阿寶賞賚有加焉

異史氏曰性癡則其志癡故書癡者文必工藝癡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無成者皆自謂不癡者也且如粉花蕩產盧雉傾家頑痴人事哉以是知慧點而過乃是真痴彼孫子何癡乎

○九山王

曹州李姓者邑諸生家素饒而居宅故不甚廣舍後有園數畝荒置之一日有叟來稅屋出直百金李以無屋為辭

史曰請受之。但無煩慮。李不喻其意。姑受之。以覘其異。越日。村人見與馬巷口入李家。紛已甚夥。共疑李第無安頓所。問之。李殊不自知。歸而察之。並無跡响。過數日。史忽來謁。且云。底字下已數晨夕。事已都草創。起爐作灶。未暇一修。客子禮。今遣小女輩作黍。奉一壺。願李從之。則入園中。款見舍宇華好。新然一新。入室陳設芳麗。酒鬻沸于廊下。茶烟裊於厨中。俄而行酒薦饌。倍極甘旨。時見庭下少年人往來甚衆。又聞先女喁喁。箒中作笑語。家人婢僕似有數十百口。李心知其狐。席終而歸。陰懷殺心。每入市。有硝硫積數百斤。暗布園中。殆滿。驟火之。焰亘霄漢。如黑。

靈芝燔其灰。魅不可近。但聞鳴啼。嗥動之。殺噲雜。聒耳。既
熄。入視。則死。爪滿地。焦頭爛額者。不可勝計。方閱視。聞吏
自外來。顏色慘動。責李曰。夙無嫌怨。荒圍報歲百金。非少
何。忍遂相族滅。此奇慘之仇。無不報者。怨然而去。疑其擲
礫為殃。而年餘無少怪異。時順治初年。山中群盜竄發。甯
聚萬餘人。官莫能捕。生以家口多。日憂離亂。適村中來一
星者。自號南山翁。言人休咎了。若日暗。名大譟。李台至家
求推。申子翁愕然。起敬曰。此真主也。李聞大駭。以為妄。翁
正容固言之。李疑信半焉。乃曰。豈有白手受命而帝者乎。
翁謂不然。自古帝王。類多起于匹夫。誰是生而天子者。生

惑之。前希而請翁毅然以卧龍自任。請先脩甲冑。數千具。弓弩數千事。李慮人莫之疑。翁曰。臣請為大王連諸山。深相結。使諱言者謂大王真天子。山中士卒宜必響應。李喜。遣翁行發藏。鑿造甲冑。翁數日始還。曰。借大王度。臣加臣三寸舌。諸山莫不願執鞭勒。從戰下。決白之間。果歸命者數千人。於是拜翁為軍建大叢。設防。以若林。據山立柵。敵勢震動。邑令率兵來討。翁指揮群寇大破之。令懼。皆悉於充。兵遠涉而至。翁又伏寇進擊。無大潰。將士殺傷者甚衆。勢益震。黨以萬計。因自立為九王。翁患馬少。會都中解馬赴江南。遣一旅要路。篡取之。由是九山王之名大譟。

加翁為護國大將軍高卧山巢公然自負以為黃袍之加
指可俟矣東撫以奪馬故方將進勦又得充報乃發精兵
數千與六道合圍而進軍旅旌旗彌滿山谷尤山王大懼
召翁謀之則不知所往九山王窘急無術登山而望曰今
而知朝廷之勢大矣山破被擒妻孥戮之始悟翁即老狐
蓋以族滅報李也

異史氏曰夫人擁妻子閉門科頭何處得殺即殺亦何
由族哉狐之謀亦巧矣而壞無其種者雖混不生彼其
殺狐之殘方寸已有盜根故狐得長其萌而施之報今
試執途人而告之曰汝為天子未有不駭而走者明也

尊以族滅之為而猶樂聽之。妻子為戮又何足云。然人聽匪言也。始聞之而怒。繼而疑。又既而信。迨至身名俱殞而始知其候也。大率類此矣。

遵化署狐

諸城邱公為遵化道。署中故多狐。最後一棲綏亡者。族而居之。以為家。時出殃人。遣之益熾。官此者惟設牲禱之。無敢近。邱公莅任。聞怒之。狐亦畏公。剛烈化一媪告家人曰。幸白大人勿相仇。容我三日。將携細小避。公聞亦嘿不言。次日聞兵已戒勿散。使盡扛諸營。巨炮驟入。環發千座。并發數仞之樓。頃刻摧為平地。革肉毛血。自天而雨下。

但見濃塵毒霧之中。有白氣一縷。冒烟冲空而去。衆望之
曰。逃一狐矣。而署中自此平安。後二年。公遣幹僕賫銀如
千數。赴都特謀遷擢。事未就。姑密藏于班後之家。忽有一
吏詣關。嚴屈言。妻子橫被殺戮。又許公剋前軍糧。緣當
路。現頓某家。可以驗証。奉旨押驗。至班後家。冥搜不得。第
惟以一足點地。悟其意。發之。果得金。已上鐫有某郎解字
已而覓吏。則失所在。執鄉里。鄉名以求其人。竟亦無之。公
由此罹難。乃知吏即逃狐也。

異史氏曰。狐之崇人。可誅甚矣。然服而舍之。亦以全吾
仁。公可云疾之已甚者矣。抑使閔西為此。豈百狐所能

仇哉。

○○張誠

豫人張氏者其先齊人明末齊大亂妻為北兵掠去張常
客豫遂家焉娶子豫生子誠無何妻卒又娶繼室生子誠
繼室中氏悍每嫉誠奴畜之味以惡草且使樵日責柴一
肩無則撻楚詬詛不可堪隱言甘脫餌誠使從塾師讀誠
漸長性孝友不忍兄飢陰勸母已弗聽一日勸入山樵未
終值大風雨避身岩下雨止而日已暮腹中大饑遂剪薪
饋母驗之火怒不與食飢火燒心入室僵卧誠自塾中來
見兄嗒然問病乎曰餓耳問其故以情告誠愀然便去移

時懷餅來餌兄。問其所自來。曰：余竊麵倩鄰婦為之。但食勿言也。訥食之。囑弟曰：後勿復然。事泄累弟。且日一喘。飢當不死。誠曰：兄故弱。烏能多樵。次日食後竊赴山。至兄樵處。兄見之驚。問將何作答。曰：將助樵。採問誰之遣。曰：我自來耳。兄曰：無論弟不能樵。縱或能之。且猶不可。于是速之歸。誠不聽。以手足斷柴助兄。且云：明日當以斧來。兄近止之。見其指已破。履已穿。悲曰：汝不速歸。我即以斧自刎。死。誠乃歸。兄送之半途。方復回樵。既歸。詣塾。囑其師曰：吾弟年幼。宜閑之。山中虎狼多。師曰：午前不知何往。業夏楚之歸。謂誠曰：不聽吾言。適咎責矣。誠笑曰：無之。明日懷斧。

又去。兄駭曰：我國謂子勿來，何復爾？誠不應。刈薪且急，汗交頤，不少休。約足一束，不辭而返。師又責之，乃實告之。師嘆其賢，遂不之禁。兄屢止之，終不聽。一日與數人樵山中，欲有虎至，衆懼而伏。虎竟卻，誠去。虎負人行，緩為勑，追及，勑力斧之，中膊，虎痛狂奔，莫可尋逐。痛哭而返，衆慰解之，哭益悲，曰：吾弟非猶夫人之弟，况為我死，我何生焉？遂以斧自刎其項。衆急救之，入肉者已寸許，血溢如湯，眩瞶殞絕。衆駭裂衣而紉之，群衆而歸。母哭罵曰：汝殺吾兒，欲割頸以塞責耶？訥呻云：母勿煩惱，弟死我定不生，置榻上，瘡痛不能眠，惟晝夜依壁坐哭，父恐其亦死，時就榻。

少喃之牛輒詬責。訥遂不食三日而斃。村中有巫走無常者。訥途過之。緬訴曩苦。因詢弟所。巫言不聞。遂反身導訥去。至一都會。見一皂衫人自城中出。巫要遮代問之。皂衫人於佩囊中揀牒。審頽男婦百餘。並無犯而張者。巫疑在。他牒。皂衫人曰。此路屬我。何得差逮。訥不信。強巫入內城。城中新鬼故鬼。往來憧憧。亦有故識。就問。迄無知者。忽共詳言菩薩至。仰見雲中有偉人。毫光徹上下。頓覺世界通明。巫賀曰。大卽有福哉。菩薩幾十年一入冥司。拔諸苦惱。今適值之。便捩訥跪。衆鬼因紛乞籍。合掌齊誦慈悲救苦之教。閻騰震地。菩薩以揚柳枝。徧洒甘露。其細如塵。俄

而霧收光歛遂失所在訥覺頸上沾露斧處不復作痛正
仍導與俱歸望見里門始別而去訥死二日豁然竟甦迷
迷所遇謂誠不死母以為撰造之誣反詬罵之訥負屈無
以自伸而摸創痕良瘡自力起拜父曰行將穿雲入海往
尋弟如不可見終此身勿望返也願父指以兒為死翁引
空屨與注無敢留之訥乃公每於衝衢訪弟耗途中黃斧
斷絕弓而行逾年逢金陵懸鵠百結偃倭道上偶見十餘
騎過走避道側內一人如官長年四十已來健卒怒馬騰
蹕前後一少年乘小駟屢視訥以其貴公子未敢仰視
少年停鞭少駐忽下馬呼曰沛吾兄耶訥舉首審視誠也

握手大痛失聲。誠亦哭曰：兄何漂落以至於此！訥言其情。誠益悲，騎者並下，問故。以白官長，官命脫騎載訥，連轡歸諸家，始詳詰之。初，虎啣誠，本不知何時置路側，臥途中。經宿，適張別駕自都中來，適之，見其貌文，憐而撫之，漸蘇。言其里居，則相去已遠，因載與俱歸。又葉教傷處，數日始痊。別駕無長居子之，蓋適從游，囑也。誠具為兄告，言次，別駕入，訥拜謝不已。誠入內，捧帛衣出，進兄，乃置酒，敘別駕問貴族在豫，幾何丁壯。訥曰：無有。父少齊人，流寓於豫。別駕曰：僕亦齊人，貴里何屬？荅曰：曾聞父言，屬東昌轄。驚曰：我同鄉也。何故遷豫？訥曰：明季清兵入境，掠前母去。

父遭兵變。蕩無家室。先賈于西道。往來頗穩。故止焉。又驚
君家尊何名。詢告之。別駕瞠而視。俛首若疑。疾趨入內。無
何。太夫人出。共羅拜之。問詢曰。汝是張炳之。孫耶。曰。然。
太夫人大哭。謂別駕曰。此汝弟。曰。詢。兄弟莫能解。太夫人
曰。我通汝父三年。流離北去。身屬黑固山。半年。生汝兄。又
半年。固山死。汝兄補秩旗下。遷此官。今解任矣。每刻念
鄉井。遂出籍。復故譜。屢遣人至齊。殊無所覓。耗何知汝
父。西徙哉。乃謂別駕曰。汝以弟為子。折福死矣。別駕曰。曩
問誠。未嘗言齊人。想幼稚不憶耳。乃以齒序。別駕四十
有一。為長誠。十六。最少。詢二十二。則伯而仲矣。別駕得

而弟甚歡。與同卧處。盡悉離散。瑞由將作歸計。太夫人恐
不見容。別駕曰。能容則共之。否則析之。天下豈有無父之
國。於是駕宅辨裝。刻日西發。既抵里。訥及誠先馳報父。已
自訥去。妻亦尋卒。塊然一老。鰥形影自吊。忽見訥入。暴喜
悅心。以驚。又睹誠。喜極不復作言。潛以涕。又告以別駕
母子至。翁輟泣愕然。不能喜。亦不能悲。坐以立。未幾別
駕入拜已。太夫人把翁相向哭。既見婢媪廝卒。內外盈塞。
坐立不知所為。誠不見。婦問之。方知已死。號嘶氣絕。食頃
始甦。別駕出貲。建樓閣。延師教兩弟。馬騰於槽。人喧於室。
居然大家矣。

異史氏曰。余聽此事至終。涕凡數墜。十餘歲童子。斧薪助兄。慨然曰。王覽固再見乎。於是一墜。至虎即誠去。不禁狂呼曰。天道憤已如此。於是一墜。及兄弟猝遇。則喜而亦墜。轉增一兄。又益一悲。則為別駕。墜一門。團團。出。不意。善。出。不意。無從之涕。則為翁也。不知後世亦有善涕如某者乎。

汾州狐

汾州判朱公者。居廨多狐。公夜坐。有女子往來燈下。初謂是家人婦。未遑顧瞻。及舉目。竟不相識。而容光艷絕。心知其狐。而愛好之。遽呼之來。女倚履笑曰。厲殺。加入。誰是汝。

婢媼耶。朱笑而起，曳坐謝過，遂與款密。久如夫妻之好。忽謂曰：君秩當遷，別有日矣。問何時，答曰：目前。但賀者在門，弔者即在閣，不能官也。三日遷報果至，次日即得太夫人訃音。公解任，欲與偕遊，狐不可，送之河上。強之登舟，女曰：君自不知，狐不能過河也。朱不忍別，戀之河畔。女忽出言，將一謁故舊，移時歸。即有客來答拜，女別室與語。客本乃來曰：請便登舟，妾送君渡。朱曰：向言不能渡，今何以渡。曰：叢所謁非他，河神也。妾以君故，特請之。彼限我十天往復，故可暫依耳。遂同濟。至十日，果別而去。

○○○巧娘

廣東有搢紳傅氏年六十餘生一子名廉甚慧而天閔十
七歲陰裁如蚕遐邇聞知無以女亡者自分宗緒已絕晝
夜憂惶而無如何廉從師偶他出適門外猴戲者廉視
之廢學焉度師將至而惧遂亡去離家數里見一衣女郎
偕小婢出其前女一回首妖麗無比蓮步蹇緩廉趨過之
女回顧婢曰試問即君得無欲如瓊乎婢果呼問廉詰
其為女曰尚之瓊也有一書煩便道寄里門老母在家
亦可為東道主廉出本無定向念浮海亦得因諾之女出
書付婢轉付生問其姓名居里云華姓居秦女村亦北
果三四里生附舟便衣至瓊州北郭日已曛暮問秦女村

迄無知者。望北行四五里。星月已燦。芳草迷目。曠無逆旅。
寃甚。見道側墓。思欲傍墳棲止。大懼兇狼。因攀樹採升。躡
踞其上。聽松聲。教謾。宵虫哀奏。中心忐忑。悔至如燒。忽聞
教在下。俯瞰之。庭院宛然。一麗人坐石上。雙環挑畫燭。分
侍左右。麗人左顧曰。今夜月白星疎。華姑所贈團茶可煮。
一瓊。賞此良夜。生意其鬼魅。毛髮直豎。不敢少息。忽婢子
仰視曰。樹上有人。女驚起曰。何處大胆。光暗來窺人。生大
惧。無所逃隱。遂盤旋下。伏地乞宥。女近臨一睇。反恚為喜。
曳綵並坐。曉之年可十七八。姿態艷絕。聽其言亦土音。問
卽何之。答云。為人作寄書郵。女曰。野多客露宿可虞。不嫌

蓬萊顧就稅駕。邀生入室。惟一榻。命婢展兩被其上。生自
慚形穢。頽在下床。女笑曰。佳客相逢。女元龍。何敢高卧。生
不得已。遂與共榻。而惶恐不敢自舒。未幾。女暗中以纖手
探入。輕捻脛股。生偽寐。若不覺。知。又未幾。故衾入。搯生。迄
不動。女便下。探隱處。乃停手。悵然。稍。出衾去。俄聞哭聲。
生惶愧。無以自容。恨天公之隕陷而已。女呼婢。篝燈。婢見
帝痕。驚問所苦。女搖首曰。我嘆吾命耳。婢立榻前。耽望顏
色。女曰。可喚即醒。遣汝去。生聞之。倍益慚怍。且惧宵半。茫
茫無復之。籌念間。一婦人排闥入。婢曰。華姑來。微窺之年
約五十餘。猶風格。見女未醒。便致詰問。女未答。又視榻上。

有卧者。遂問共榻何人。婢代答。夜一少年即寄此。夜婦笑
曰。不知巧娘諧花燭。見女啼泪未乾。驚曰。合卺之夕。悲啼
不倫。將勿即君粗暴也。女不言。蓋悲。婦欲將衣視生。一振
衣書落榻上。婦取視。駭曰。我女筆意也。拆讀。嘆咤。女問之。
婦云。是三姐家報言。吳郎已死。笑無所依。且為奈何。女曰。
彼固云為人寄書。幸未遺之去。婦呼生起。究詢書所自來。
生備述之。婦曰。遠煩寄書。當何以報。又熟視生。笑問何迂。
巧娘生言不自知罪。又詰女。女嘆曰。自憐生適閻寺。沒奔
椽人。是以悲耳。婦顧生曰。慧點兒。固雁而雌者耶。是我之
客。不可以涸他人。遂導生入東廂。探手于袴而驗之。笑曰。

無怪巧娘寒涕。然幸有根蒂。猶可為力。挑燈徧翻箱篋。得黑丸投生。令即吞下。秘囑勿吐。乃出生。獨卧籌思。不知藥醫何症。將比五更初醒。覺膈下發氣一綫。直冲隱處。蠕蠕然。似有物垂。投際自探之。身已偉男。心驚喜。如乍膺九錫。搖色才分。婦入以炊餅納生室。叮囑耐坐。及闌其戶。出語巧娘曰。郎有寄書勞。將苗招三娘來。與訂姊妹交。且復閉置。免人厭惱。乃出門去。生回後無聊。時近門隙。如鳥窺籠。望見巧娘。輒欲招呼。自呈。漸納而止。迨及夜分。婦始携女歸。發扉曰。悶煞。郎君笑。三娘可來拜謝。途中人遠。巡入。向生歛衽。婦命相呼。以兄妹。巧娘笑曰。姊妹亦可。並出室中。

圍坐置飲。七次。巧娘戲問。却人亦動心。佳麗否。生曰。跛者
不忘履。盲者不忘視。相與笑然。巧娘以三娘勞頓。迫令安
置。婦頓三娘。婢與生俱。三娘羞暈不行。婦曰。此丈夫而巾
幘者。何畏之。教促偕去。私囑生曰。陰為吾婿。陽為吾子。可
也。生喜。搥臂登床。發。試其快。可知。既以枕上問女。巧
娘何人。曰。鬼也。才色無匹。而時命蹇落。適吾家小郎子。病
闌。十八歲而不能人。因色。不暢。查如冥。生驚疑。三娘亦
亦。鬼女曰。實吾妻。非鬼。狐耳。巧娘蜀居。無耦。我母子無
家。借廬棲止。生大懼。女云。無惧。雖故鬼狐。非相禍者。由此
日。共談讌。雖知巧娘非人。而心愛其娟好。獨恨自無賺。生

益藉善說。感頗得巧娘憐。一日華氏母子將他往復閉生
室中。生悶氣繞室。隔扉呼巧娘。巧娘命婢歷試數鑰。乃得
啟。生附耳請間。巧娘遣婢去。生挽就寢榻。偃向之。女戲搨
膝下。曰。惜可兒。此處闕然。語未竟。觸手盈握。鶯曰。何前之
澀。而遽繁然。生笑曰。前羞見客。故縮。今以誦謗。難堪。聊
作蛙怒耳。遂相綰繆。已而悉曰。今乃知閉戶有因。昔母子
流蕩。棲無所。假廬居之。三娘從李刺繡。妻曾不少私惜。乃
妬忌如此。生勸慰之。且以情告。巧娘終啣之。生曰。密之。華
姑囑我。嚴語未及已。華姑掩入。二人望遽方起。華姑真目
問誰啟扉。巧娘笑逆自承。華益怒。恬繁不已。乃故哂曰。阿

姚亦大笑。人是丈夫而輻者，何能為三娘見母與巧娘苦相抵，意不自安，以一身調停兩間，始各拗為喜。巧娘言雖憤烈，然自是屈意事三娘，但華姑晝夜閑防，兩情不得自展。眉目含情而已。一日華姑謂生曰：吾先姊妹皆已奉事君，念居此非計，君宜歸告父母，早訂永約，即治裝促生行。二女相向容顏悲惻，而巧娘尤不可堪，淚滾一如斷貫珠。殊無已時，華姑排止之，便曳生出，至門外，則院宇無存，但見荒塚華姑至舟上曰：君行後，老身携兩女，慙屋於黃邑。倘不忘夙好，李氏廢園中可待親迎。生乃歸時，傳父免子不待，正切焦慮，見子歸，喜出非望。生畧述崖末，兼致華氏。

之訂。父曰：妖言何足聽信。汝尚能生還者，徒以閹廢故，不
然死矣。生日：彼雖異物，情亦猶人。况又慧麗，娶之亦不為
戚黨笑。父不言，但啗之。生乃退而技癢，不安其分，輒私婢
漸至白晝宣淫。意欲駭聞翁媪，一日為婢所窺，奔告母。母
不信，薄觀之。始駭呼婢研究，盡得其狀，喜極。逢人宣暴，以
示子不閹。將論婚于世族，生私白母，非華氏不娶。母曰：世
不乏美婦，人何先鬼物。生日：先華姑無以知人，道非之不
祥。傳父從之。遣一僕一姬往覘之。出東郭四五里，尋李氏
園，見敗垣竹樹中，綈_乙有炊烟。姬下乘，直造其閨，則母子
拭几濯漑，似有所伺。姬拜致主命，見三娘，驚曰：此即吾家

小主婦耶。我見猶憐。何怪子魂思而夢繞之。便問阿姊。華姑嘆曰。是我假如三日前。忽殞謝公。因以酒食餉媪及僕。媪歸。脩道三娘。答止。父母皆喜。未陳巧娘耗。生惻已歎涕。至親迎之夜。見華姑。親問之。答云。已投生北地矣。生歎。歎久之。迎三娘歸。而終不能忘情。巧娘凡有自瓊來者。必召見問之。或言秦女墓。夜聞鬼哭。生詫其異。入告三娘。三娘沉吟良久。注下曰。妾負嫌笑。詰之。答云。妾母子來時。實未使聞。茲之怨。將無是向。欲相告。恐彰母過。生聞之。悲已而喜。即命輿。宵盡。兼程馳詣其墓。呼墓木而呼曰。巧娘。巧娘某在斯。俄見女郎。捧嬰兒自穴中出。舉首酸嘶。怨望無

己生亦涕下探懷問誰氏子巧娘曰是君之遺孀也誕三
月矣生嘆曰保能華姑言使母子埋憂地下罪將安辭乃
與同與航海而歸抱子告母曰視之禮貌豐偉不類鬼物
益喜二女諧和事姑孝後傳父病延醫來巧娘曰疾不可
為魂已離舍皆治冥具既竣而卒兒長絕育父尤慧十四
游泮高郵翁紫霞客於廣而聞之地名道脫亦未知所
終矣

吳令

吳令某公忘其姓字剛介有毅吳俗最重城隍之神木肖
之錦囊機如生值神壽節則居民飲資為會葦蓬通衢

建諸旗幟雜鹵簿森々部列鼓吹行且作闐々咽々然一
道相屬也習以為俗歲無敢懈公出適相值止而問之居
民以告又詰知所費頗奢公怒指神而責之曰城隍實主
一邑如冥頑無靈則淫昏之鬼無足奉事其有靈則物力
宜惜何得以無益之費耗民脂膏言已曳神於地笞之二
十從此習俗頓革公清正無私惟少年好戲居年餘偶於
廨中拂簪探雀穀失足而墮折股尋卒人間城隍祠中公
大聲喧怒似與神爭數日不止吳人不忘公德群集祝而
解之別建一祠仁公聲乃息祠亦以城隍名春秋祀之較
故神尤著異至今有二城隍云

口技

村中來一女子，年二十有四，五携一藥囊，售其醫。有問病者，女不能自為方，俟暮夜，諸神問晚潔斗室，閉置其中。衆逸問窗，傾耳竊聽，但竊聽語，莫敢啟，內外動息，至夜許，忽聞簾敝，女在內曰：九姑來耶！一女子答云：來矣。三人絮語間，雜刺心不休。梅從九姑耶，似一婢答云：來矣。三人絮語間，雜刺心不休。俄聞簾鈞復動，女曰：六姑至矣。亂言曰：春梅亦抱小郎子來耶！一女曰：拗哥子鳴，不睡，定要娘子來，身如百鈞重，負累煞人。旋聞女子殷勤教，九姑問訊，教六姑寒暄，教二婢慰勞，教小兒喜笑，教一齊嘈雜。即聞女子笑曰：小郎君

亦大好安遠道。抱猫光來，既而教漸踈，簾又响，滿室俱
譁曰：四姑來何遲也？有一小女子細教答曰：路有千里且
溢，與阿姑走爾許時，始至阿姑行且緩，遂各道溫涼教。
並移作教喚添坐教，參差並作，喧繁滿室，食頃始定。即聞
女子問病，九姑以為宜得參，六姑以為宜得芪，四姑以為
宜得朮，恭酌移時，即聞九姑喚筆硯，無何折紙裁，然投
筆擲帽，丁然，磨墨隆然，既而投筆觸几，震筆作响，便
聞撮藥包裏蘇然，頃之女子推簾呼病者授藥，並方
反身入室，即聞三姑作別，三婢作別，小光啞，猫光唔，
又一時並起，九姑之教清以越，六姑之教緩以蒼，四姑之

殺嬌以婉。以及三婢之殺。各有態响。聽之了了。可辨。群訝以為真神。而試其方。亦不甚効。此即所謂口技。特借之以售其數耳。然亦奇矣。

昔王心逸嘗言在都。偶過市廛。聞絃歌殺。觀者堵。近窺之。則見一少年。曼殺度曲。並無樂器。惟以一指捺頰際。且捺且謳。聽之鏗々。共絃索無異。亦口技之苗裔也。

○ ○ 灘水狐

灘邑李氏有別第。忽一翁來稅居。歲出直金五十。諾之。既去。李屬家人別租。翌日翁至。曰。租宅已有。聞說何欲更儼。他人李白所疑。翁曰。我將久居。是所以遲々者。以涓言在。

十日之后耳。因先納一歲之直曰：終歲空之勿問也。李遂出問期，翁告之過期數日，亦竟渺然。及往覘之，則雙扉內閉，收烟起而人殺雜矣。訝之，投刺往謁，翁趨出逆而入，笑語可親，即歸遣人餽遺其家。翁獨賜豐隆，又數日，李設筵邀翁，款洽甚歡，問其居里，以秦中對。李訝其遠，翁曰：貴鄉福地也，秦中不可居，大難將作。時方承平，置未深問。越日，翁折柬報居停之禮，供帳飲食倍極侈麗。李益驚疑為貴官，翁以交好，因自言為狐。李駭絕，逢人輒道。邑措紳聞其異，日結駟於門，願納交，無不偃倭接見，漸而驛官亦時還往。獨邑令求通報辭，以故令又托主人先容，翁辭李

詰其故。翁雖席近卷而私語曰。君真不知。彼前身為驢。今雖懷然上民。乃飲糲而亦醉者也。僕固異類。羞與伍。李力托詞告令。謂畏其神明。故不敢見。令信之而止。此康熙十一年事。未幾桑雁兵燹。狐能前知信矣。

異史氏曰。醜之為物。龐然也。一怒則踉蹌。嗥嘶。眼大於盞。氣粗於牛。不惟聲難聞。狀亦難見。倘執末畜而誘之。則帖耳。轉首。喜受羈勒。矣。以此居民上。宜其飲糲而亦醉也。願臨民者。以醜為戒。而求齒于龍。則德日進矣。

○○○紅玉

廣平馮翁有一子。字相如。父子俱諸生。翁年近六旬。性方

鯁而家屢空。數年間。媪與子婦又相繼逝。并自操之一
夜相如坐月下。忽見東隣女自牆上來窺視之美。近之微
笑。招以手。不來亦不去。因請之。乃梯而過。遂共寢處。問其
姓名。曰。妾隣女紅玉也。生大愛悅。與訂永好。女諾之。夜已
往來約半年許。翁夜起。聞女子含笑語。窺之見女。怒喚出
罵曰。畜產所為何事。如此落莫。尚不刻苦。乃孽浮蕩耶。人
知之。喪汝德。人不知。促汝壽。生跪自投。泣言知悔。翁叱女
曰。女子不守閨戒。既自玷。而又以玷人。倘事一發。當不僅
貽笑。余羞罵已憤。然歸寢。女流涕曰。親庭罪責。良足愧奪。
我二人緣分盡矣。生曰。父在不得自吊。卿如有情。尚當舍

培為好。女言辭決絕。生乃洒涕。女止之曰。妾與君無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踰牆鑽隙。何能白首。此處有一佳耦可聘也。皆以貧。女曰。來宵相俟。妾為君謀之。次夜女果至。出白金四十兩。贈生曰。忝此六十里。有吳村衛氏。年十八矣。高其價。故未售也。君重啗之。必合諧允。言已。別去。生乘間語父。欲往相之。而隱餽金。不敢告翁。自度無資。以是故止之。生又說言。誠可乃已。翁領之。生遂假僕馬詣衛氏。衛故田舍翁。生呼出。引與間語。衛知生墜族。又見儀采軒豁。心許之。而慮其斡于資。生聽其詞。意吞吐。會其音。傾囊陳几上。衛乃喜。說隣生居間。書紅箋而盟焉。生入拜媵。居室偃側。女

依母自幃微眈之。雖荆布之飾而神情先艷。心竊喜。衛借
金款璫。便言公子無須親迎。待少作衣妝。即合昇送。公生
與期而歸。詭告翁言。衛愛清門。不責貨。翁亦喜。至日。衛果
送女至。女勤儉有順德。琴瑟甚篤。逾二年。舉一男。名福
兒。會清明。抱子登墓。遇邑紳宋氏。官御史。坐行賕。免居
林下。大婦威靈。是日亦上墓歸。見女艷之。問村人知為生
配。料為貧士。誘以重賂。真可搖。使家人風示之。生驟聞恚
勝於色。既思勢不敵。欽怒為笑。歸翁大怒。奔出。對其家人
指天盡地。詬罵萬端。家人以寬而去。宋氏亦怒。竟遣教
人入生家。毆翁及子。洵若沸鼎。士聞之。棄兒於床。披髮號

救羣寡身之闕然使公父子傷殘吟呻在地光爪一嘯
室中鄰人共憐之扶之榻上經日生杖而能起翁忿不食
嘔血尋斃生大哭抱子與詞上至督撫訟幾絕卒不得直
后聞婦不屈死益悲克塞曾坑無路可伸每思要路利殺
宋而慮其危從繁兒又罔托日夜思雙腹為不交忽一丈
夫弔諸其室乳髻潤領曾與無素挽坐欲問邦族客遽曰
君有殺父之仇奪妻之恨而忘報乎生疑為宋人之偵姑
偽應之客怒叱欲裂遽出口僕以君人也今乃知不足齒
之愴生察其異跪而挽之曰誠恐宋人誣我今實佈腹心
僕之卧薪嘗胆者固有日矣但憐此楸中物恐墜宗桃君

義士能與我并曰否客曰此婦人女子之事非所能君所
欲托諸人者請自任之所欲自任者願得而代庖焉生聞
崩角在地客不顧而出生追問姓字曰不濟不任受怨濟
亦不任受德遂去生惧禍及抱子亡去至夜宋家一門俱寢
有人越重垣入殺御史父子三人及一媳一婢官家具狀
告官曰大駭宋執謂相如於是遣役捕生亡適不知所之
於是情益真宋僕同官役諸處冥搜夜至南山聞先啼
踪得之繫縲而行先啼愈真群奪先拋棄之生冤憤欲絕
見邑令問何殺人生曰冤哉某以夜死我以晝出且抱呱
呱者何能喻垣殺人令曰不殺人何逃子生詞窮不能直

辨乃拔諸獄。生泣曰：我死無足惜，孤兒何罪？令曰：汝殺人子多矣，殺汝子何怨？生既禡革，屢受拷慘，卒無詞。令是夜方卧，聞有物擊床，震之有聲，大惧而號。舉家驚起，集而燭之一短刀，銛利如霜。剖床入木者寸餘，牢不可拔。令睹之，魂魄喪失，荷戈徧索，竟無踪跡。心竊怪，又以床入死，無可畏懼，乃詳諸憲，代生解免。竟釋生，亡歸，魂無升斗。孤影對四壁，幸隣人憐餽食飲，苟且自度。念大仇已報，則輟然喜。思慘酷之禍，幾於滅門，則泪潛亡墮。及思半生貧傲骨，宗支不續，則於無人處大哭失聲，不復能自禁。如此半年，捕禁益懈，乃哀邑令求判還傅氏之骨，及葬而歸。悲怛欲死。

輾轉空床，竟無生路。忽有款門者，疑神寂聽，聞一人在門外，濃口與小兒語。生急起窺覘，似一女子。扉初啟，便問大寃昭雪，可幸無恙。其教稔熟而倉卒不能追憶。燭之則紅玉也。挽一小兒嬉笑跨下，生不暇問，抱女嗚哭，女亦慘然。既而推兒曰：汝忘爾父耶？兒牽女衣，目灼灼視生，細審之，福兒也。大驚，泣問兒那得來。女曰：實告君，昔言隣女者，妾也。妾實狐適宵行，見光啼谷口，抱養於桑，聞大難既息，故携來與君團聚耳。生揮涕拜謝，兒在女懷，如依其母，竟不復能識父矣。天未明，女即遽起，問之，答曰：奴欲忝生裸跣床頭，涕不能仰。女笑曰：妾誑君耳。今家道新創，非夙興

夜寐不可。乃剪薪推篲。類男子操作。生憂貧乏。不自給。女曰。但請下帷讀。勿問盈歉。或當不殍餓死。遂出金治織具。租田數十畝。僱傭耕作。荷鋤誅茅。葺蘿補屋。日以為常。里黨聞婦賢。益舉資助之。約半年。人烟騰茂。類素封家。生曰。灰燼之餘。卿白手再造矣。然一事未就。安安如何。詰之。荅曰。試期已迫。巾服尚未復也。女笑曰。妾前以四金寄廣文。已復名在業。若持君言。悞之已久。生益神之。是科遂領鄉荐。時年三十六。腴田連阡。夏屋渠口矣。女孀如隨風欲飄。衣而造作。過農家婦。雖嚴冬自苦。而手膩如脂。自言二十八歲。人視之。常若二十許人。

異史氏曰。其子賢。其父德。故其報之也。俠。非特人。俠。狐亦俠也。遇亦奇矣。然官卒怒。豎人毛髮。刀震。入木。何惜不畧移床。上半天評哉。使蘇子美讀之。必浮白曰。惜乎擊之不中。

王阮亭云。程嬰杵臼未嘗聞諸中。慨况孤耶。

龍

北直界有墮龍入村。其行重拙。入某紳家。其戶僅可容軀。塞而入。家人盡奔。登樓詳謀。銃砲轟然。龍乃出門外。停貯潦水。淺不盈尺。龍入轉側中。身盡泥塗。極力騰躍。尺餘輒墮。泥蟠三日。蛇集鱗甲。忽大雨。乃霹靂擊空而去。

房生與友人登牛山入寺遊。曠忽移間一黃罇上盤一小蛇細裁如蚓忽旋一周如指又一周已如帶共驚知為龍。群趨而下方至山半聞寺中霹靂一聲天上黑雲如蓋一巨龍天矯其中移時而沒。

章邱小相公庄有民婦適野值大風塵沙撲面覺一目眩如會麥芒揉之吹之迄不愈啟而審視之睛固無恙但有赤絨蜿蜒於內分或曰此螿龍也婦憂懼待死積三月餘天暴雨忽巨震一聲裂眦而吞婦無少損。

袁宣四言在蘇州值陰晦霹靂大作象見龍垂雲際鱗甲張動瓜中捧一人頭鬚眉見移時入雲而沒亦未聞有失。

其頭者

○林四娘

青州道陳公勳，閩人。夜獨坐，有女子，搵幃入視之，不識而艷絕。長袖宮裝，笑云：「清夜兀坐，得勿寂耶？」公驚問何人。曰：「妾家不遠，近在西隣。公意其鬼，而心好之，投袂挽坐，談詞風雅，大悅。擁之，不甚抗拒。願曰：「他無人耶？」公急闔戶曰：「無從其緩裳，意殊羞怯。」公代為殷勤。女曰：「妾言二十猶處子也。狂將不堪，狎褻既竟，流丹浹席。既而枕邊私語，自言林四娘。公詳詰之，曰：「一世堅貞，業為君輕薄，殆盡矣。有心愛妾，但圓承好可耳。妾何為無何鷄鳴，遂起而去。由此

夜。乃至。每興。閉戶雅飲。談及音律。輒能剖悉宮商。公遂
意其工於度曲。曰。兒時之所習也。公請一頌雅奏。女曰。久
矣。托於音節。奏強半遺忘。恐為知笑耳。再強之。乃俯首擊
節。唱伊涼之調。其聲婉歌。已注下。公亦為酸惻。抱而慰之。
曰。卿勿為亡國之音。使人悵亡。女曰。毅以宣意。哀者不能
使樂。亦猶樂者不能使哀。兩人燕昵。過於琴瑟。既久。家人
竊聽之。聞其歌者無流涕。夫人窺見其容。疑人世無此妖
麗。非鬼必狐。俱為厭。盡勸公絕之。公固能聽。但固詰之。女
愀然曰。妾衛府宮人也。遭難而死十七年矣。以君高義。托
為燕婉。然實不敢禍君。倘見疑畏。即從此辭。公曰。我不為

嫌但煎好茗此不可不知其實耳乃問宮中事女緬述津
津可聽諶及次微之際則哽咽不能成語女不甚睡每夜
輒起誦準提金剛諸經咒公問九原能自懺耶曰一也妻
思終身淪落歎度來生耳又每與公評陰陽詩詞瑕輒疵
之至好句則曼聲嬌吟意緒風流使人忘倦公問工詩乎
曰生時亦偶為之公索其贈笑曰兒女之語高足為高人
道居三年一夕忽慘然告別公驚問之答云冥王以妻生
前無罪无猶不忘經咒保生王家別在今宵永無見期言
已愴然公亦泪下乃置酒相與痛飲士慷慨而歌為哀曼
之音一字百轉輒便鳴咽數傳數起而后終曲飲不能暢

乃起逡巡欲別。公固挽之。又坐少時。難殺忽唱。乃曰。夫不
可以久留矣。然君每怪妾不肯獻醜。今將長別。當率成一
章。索筆構成。曰。心悲意亂。不能推飲。聲音錯亂。慎勿出以
示人。掩袖而公。公送諸門外。溼然沒。公悵悼良久。視其詩
字態端好。珍而藏之。詩曰。靜鎮深宮十七年。誰將故國問
青天。閒看殿宇封喬木。注望君王化杜鵑。海國波濤斜
夕照。漢家簫鼓靜烽烟。紅顏力弱難為厲。惡質心悲只
問禱。日誦善提千百句。閒看貝葉兩三篇。高唱梨園歌
代哭。請君獨聽亦潸然。詩中重複脫却。疑有附錄。